

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二十七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面上緒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

績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以布爲之縮從也
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
幅爲疏正義曰自此至東柄言陳小斂衣物牲奠之事凡
三疏五節陳衣一也饌奠及東方之盟二也陳經帶三
也陳牀第夷衾及西方之盟四也陳鼎實五也○張氏爾
岐云厥明者繼昨日而言舛之第二日也今案下陳大斂
衣物云厥明滅燎陳衣蓋自始舛至殯夜皆設燎也敖氏云此
庭厥明滅燎陳衣蓋自始舛至殯夜皆設燎也敖氏云此
雖有他物而衣居多故惟以陳衣言之南領變於襲絞言
廣不言長取節於人其度不定也李氏如圭云析其末謂
析末爲三也凡陳衣斂時在外者先陳之布衣亦然今案
據此則先陳者先用面上便於取也績者第一行自面而
東第二行則自東而面如物之屈而轉也其下皆然喪大
記曰小斂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面領北上鄭以彼爲天

子之士或曰面領當南上北字誤注云精屈也者鄭前

以精讀為綈明精為屈之義故此直以屈解之也云絞所

以收束衣服為堅急者也以布為之者鄭注褻大記云小

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

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是其言堅急之義也知以布為

者下記云凡絞衾用布倫如朝服是也云縮從也橫者三

幅從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者縮從詳鄉飲酒禮褻

大記曰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孔疏云以布為絞從者

一幅橫者三幅皆置于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

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引褻大記曰絞一幅為三者案

彼文下有不辟二字孔疏讀辟為擊謂大斂之絞一幅為

三不辟者謂以一幅布分為三段不復擊裂其末小斂絞

全幅析裂其末為三據此則小斂之絞但析其兩端各為

三而中央仍是全幅不析與大斂之絞有異沈氏彤云鄭

引以例小斂雖不裂全幅析其末亦為三

耳敖乃云析其兩端為二如掩之制未然

統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

前後可也凡衾制同皆五幅也

疏正義曰衾為輕之或體

曰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繡衾皆一是小斂之衾止一

也又曰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陳氏澣云衣衾之

有緇纁者今案袍襦之屬是複衣也此云緇衾纁裏是以
緇爲表以纁爲裏卽複衾也王制曰六十歲制七十時制
八十月制九十月脩唯絞紵衾冒從而後制檀弓曰喪具
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謂絞紵衾
冒也○注後下通解無可字惠氏棟云當有可字云紵
被識也者喪大記曰紵紵紵紵紵紵紵紵紵紵紵紵紵紵
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歟者去之異於生也
今案識記也紵以識記被之前後領在前故綴之領側領
側爲領旁也孔疏分領與側爲二非是被識是漢時之名
鄭舉以爲證紵是禪被與衾似殊然紵衾皆被故無紵同
也云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者被無紵無以別前
後但斂衣尙有倒者則被無別於前後亦可也此鄭申無
紵之義也下祭服不倒則餘服有倒者故云斂衣或倒也
云凡衾制同皆五幅也者謂衾制同五幅無尊卑之分亦
據喪大記紵祭服次皮弁服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小斂
五幅爲言也祭服次皮弁服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小斂
者祭服尊也與陳襲衣之序同吳氏廷華云此陳衣先祭
服後散衣斂時先散後祭先者在後後者在內亦美者在
中之意注云爵弁服皮弁服爲祭服義詳前商祝襲祭
服下敖氏謂祭服當指左端以上言褚氏寅亮云小斂固

有玄端服但在散衣中經所言祭服仍指助祭之服散衣與襲時同注未可駁大斂祭服亦然今案褚說是也

次袍繭之屬疏正義曰上襲時止有三稱故於祭服外惟言祿衣以下言祿衣此斂時衣多故言散衣則爵弁服

皮弁服以外之衣皆統之矣陳他物不言次此及祭服俱言次者以祭服非一稱散衣亦非一稱故言次謂次第陳

之也注云之屬則所包者多矣玉藻曰凡有十九稱祭纁為繭紐為袍鄭注衣有著之異名也

與散疏正義曰喪大記曰小斂衣十有九稱不言君大夫衣士之異則尊卑皆十有九鄭彼注云法天地之終

數也賈疏云天地之初數天一地二終數則天九地十人在天地之間而終故取終數為斂衣稱數○此經云凡者

是統祭服散衣而言喪大記曰絞紵不在列鄭注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謂不在十九稱之數此經上文亦陳絞衾

鄭恐人以絞衾為在十九稱之陳衣繼之疏正義曰此內故特注之曰祭服與散衣也

之與上襲時所云庶綈繼陳同也但經不云庶綈而云陳衣者以十九稱中兼有庶綈在內此則十九稱之外陳而

不用者故目為陳衣云繼之者繼十九稱而陳也注以庶綈釋陳衣者謂主人所自盡者已俱在十九稱之內此

所陳之衣則不必盡用取稱而已
皆庶禋耳疏正義曰上言庶禋繼
用之此云不必盡用則斂時亦兼用之也但此十九稱之
外所陳之衣則皆用之不盡者耳注云取稱而已不務
多者言所陳之衣雖多用之但
取足十九稱而已不必盡也

右陳小斂衣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功布

灰治之布也凡在東面堂疏正義曰經在饌東通典作在

下者南齊古文奠為尊饌北今案下云設盆盥于饌

東不云于簞東似作北是○上饌字作陳字解言陳脯醢醴

醴酒于東堂下也下云在饌東則即謂脯醢醴酒為饌矣

冪奠用功布實于簞未冪也下奠于尸東乃冪之敖氏云

下大斂之奠云兩瓦甒其實醴酒然則此醴酒惟在解數

吳氏紱云吉祭豆遵陳于房中以婦人薦也啖奠不用婦

人故脯醢醴酒俱饌于東堂下異於吉且欲以奠者之升

降為踊節也此為饌之始至大斂饌有楸則謂東方之饌

其處則同注云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者賈疏以為大

義禮王義

功布敖氏謂大功小功布未審以何者用之沈氏彤云幕
箕以辟塵污宜用小功布矣云凡在東面堂下者南齊站
者案下記云設櫺于東堂下南順齊于站饌于其上是也
鄭云凡是舉以例其餘凡陳物在東堂下面堂下者皆然
站詳士冠禮沈氏彤云凡堂之南下直東西序內者經皆
謂之堂下自阼階以東通謂之東方自西階以西通謂之
西方堂之東下謂之東堂下亦謂之堂東堂之西下謂之
西堂下亦謂之堂西今案東堂下亦謂之堂東堂之西下亦
謂之堂西方下文面方盥如東方是也云古文箕爲尊者惠
氏棟云古尊字作箕與箕相似故譌从之尊从刀讀若箕
箕从升讀若拱今案小斂未設尊此所罍者箕非尊也經
文箕通典作尊注爲尊釋文作箕皆形近誤○禮經釋例
云凡將箕皆先饌于東方徹則設于西方案士喪禮小斂
陳箕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罍與用功布實于簠在饌東
注凡在東面堂下者南齊站大斂陳箕東方之饌兩瓦甒
其實醴酒角解木柶豆兩其實葵菹芋醢醢兩簠無滕
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脰注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
下也朝夕箕祝由主人之北適饌注適饌適新饌考前徹
小斂箕乃適饌注東方之新饌敖氏繼公曰適東方之饌
處以待事至也後放此則此朝夕箕亦饌于東方也朔月

奠東方之饌亦如之薦新如朔奠既夕禮遷柩朝廟奠東方之饌亦如之既夕記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注既祖祝乃饌敖氏繼公曰于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也既夕禮大遣奠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蟬醢葵菹臠醢四簋棗糗栗脯醴酒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是知未奠之前皆饌于東方也士喪禮徹小斂奠設于序西南當面榮如設于堂注爲求神于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徹大斂奠設于序西南直西榮徹朔奠其設于外如于室注外序西南既夕禮徹祖奠設于西北注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朝夕奠但云卒徹不云設于序西南者文不具也是知既徹之後皆設于西方也徹遷柩從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已再設爲襲也徹朝廟降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非宿奠也既夕記小斂辟奠不出室注未忍神遠之也辟襲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于室設于序西南既夕禮徹大遣奠徹巾苞牲取下體注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士苞三个亦得俎釋三个襍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小斂辟奠爲事之始未忍以神事之大遣奠爲事之設盆盥于饌東有巾終以賓客事之故皆不設于西方也

傳禮正義卷二十一
為奠設盥也喪疏正義曰於酒醴脯醢之東設盆以盛水
事略故無洗也疏為將奠者盥手也巾布巾以拭手敖氏
謂盥盛盥水之器盆承棄水盛氏世佐云案盆盥以盆為
盥器也上經云盥于盆上是其用之之法敖說非○注為
奠設盥也敖本奠下有者字今案下舉鼎者亦盥於此若
增一者字則似專為進奠徹奠者設不足以該舉鼎者矣
舉鼎雖非奠者然亦奠中事故言為奠設以該之敖本有
者字非云為奠設盥也者賈疏云謂為設奠人設盥及
巾下云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卽是於此盥也但諸文
設洗篚者皆不言巾以篚內有巾可知故不言至于不就
洗篚皆言巾者恐揮之不用故言巾是以特性少牢尸尊
不就洗篚及此喪事略不設洗篚皆見巾是也禮經釋例
云凶事略不設洗惟設盥以代之士虞禮在既葬之後始
設洗然亦設于西階西南水在洗面篚在東異於吉時之
洗在東階東南也餘詳
下西方盥如東方下

右饌小斂奠及設東方之盥

其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鬲散帶坐長三尺牡麻經右

本在上亦散帶坐皆饒于東方

其貌其以爲經服重者尙

蠱惡經之言實也隔搢也中人之手搢圍九寸經帶之差自此出焉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要經小男五分去一牡麻經者齊衰以下之經也牡麻經者其貌易服輕者立差好也右本在上服輕本於陰而統於外散帶之坐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饒疏正義曰此及下陳經帶者于東方東站之南其經爲上疏以小斂訖當服未成服之麻故也其經大隔下本在左及下牡麻經右本在上俱詳喪服傳斬衰章要經卽帶也喪服經曰其經鄭注麻在首在要皆曰經首經象縕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是其經大隔爲首經也散帶卽要經也李氏如圭云襍記曰大功以上散帶散帶者小斂後坐其帶至成服而絞之婦人則初而絞之與小功總之男子同敖氏云散謂不絞之也此坐謂帶下也云帶坐又云長三尺見其帶下之長與大帶同也沈氏彤云此其經牡麻經皆一股而纏不絞襍記云小斂環經是也成服乃絞之與要經同今案亦散帶坐亦初時不絞也據喪服經又有絞帶鄭注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則斬衰之絞帶用麻卽下記主人絞帶眾主人布帶是也男子之經帶蓋俱陳于東方其餘不言者經略

之注云經帶之差自此出焉者喪服傳言五服之經帶
有大小皆自斬衰其經九寸遞減之故云自此出也云要
經小焉五分去一者謂要經小於首經五分之一即喪服
傳所謂去五分一以爲帶也云牡麻經者齊衰以下之經
也者案喪服自齊衰至小功皆用牡麻經故云齊衰以下
之經也云牡麻經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者陳氏祥
道云經帶之麻有宜者有牡者有濕者宜色惡燥色潔牡
則不惡不潔而適輕重之中是較之宜麻貌易而差好也
餘皆詳喪服傳斬衰章云散帶之坐者男子之道文多變
也者對婦人之帶初即絞之主質也云饌于東方東站之
南者李氏如圭云饌于東方不繼前饌而言則非東堂下
矣下牀第夷衾饌于西站南則東方之饌亦然云其經爲
上賈疏謂以其經爲首南陳之是也**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疏**正義曰本謂麻之根本也郝氏
衰婦人亦有其經也敬云凡麻帶皆本下坐唯首經
有上下本之異今案結本謂不坐異於男子也此婦人之
帶結本亦謂大功以上者閒傳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
葛鄭注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是也在
房敎氏謂在面房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此用喪大記鄭

注也喪大記婦人髻帶麻于房中注云房中則面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教以大夫士房室制與天子諸侯同故移以說此耳然文承饌于東方之下且下又有饌于西站南之文則此之所饌爲東而非西明矣又云明堂位夫人副禕立于東房矣江意蓋謂天子諸侯雖有東房而房其行事常在東房耳今案士之正寢亦有東面房詳大射儀但此經在房當在東房蓋小斂以後男子之位在北階上故陳經帶于東房經帶于東站之南婦人之位在北階上故陳經帶于東房皆就近陳之江說是也注云婦人亦有其經但言帶者記其異者謂婦人亦有首經此但言帶不言首經者婦人之首經與男子同帶則結本與男子異故特言之耳云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其經也者謂經言牡麻結本者乃齊衰之婦人若斬衰之婦人則帶經亦用其麻也敖氏謂婦人斬衰之帶亦用牡麻褚氏寅亮云婦人重要男子重首豈有婦人經帶反輕於首服而不用其之理故注以此爲齊衰婦人之帶蓋舅姑之服本齊衰也主人母若枉妻爲夫斬故注云斬衰婦人亦其經經不言者存沒不定也今案褚說是也但斬衰婦人之帶結本與齊衰同則言結本亦可兼之矣

右陳小斂經帶

牀第夷衾饌于西坵南

第簣也夷衾覆尸之衾喪大記曰白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

裁猶 (疏)

正義曰牀第夷衾陳以待遷尸之用而坵南即面方也注云第簣也者爾雅釋器簣謂之第郭注

以為牀版說文第簣也簣牀棧也第蓋設於牀上以承席

者云夷衾覆尸之衾者前此輿用斂衾用大斂之衾至小斂後大斂之衾當陳故制夷衾以覆尸但下輿用夷衾注

又云覆尸柩之衾故賈疏云此衾本為覆尸覆柩不用入棺今案小斂輿用夷衾是覆尸既夕啟殯輿用夷衾是覆

柩故下注又云覆尸柩之衾也敖氏謂夷尸于堂乃設此衾故以夷衾名之不以斂故別饌之是也引喪大記自小

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目也者證夷衾用於小斂之後孔疏謂夷衾所用繪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

但不復為囊及方緇也聶氏崇義云不為囊則仍衾制也今案冒以緇尸衾以覆尸制本不同而云質殺之裁猶冒

者上陳小斂之衾云緇衾賴裏則是以緇為表以賴為裏此夷衾或以緇為上以輕為下如冒而方輿如東方者設之上緇質下輕殺其色同故云猶耳

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疏正義曰注云爲舉者設盥也者舉
盆布巾饌於西堂下者謂將舉尸者卽下經士盥二人
以竝是也云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饌於西堂下者上文
設盆盥于饌東有巾此云如故知西方盥亦用盆及布巾
也知西方爲西堂下者賈疏云以其東方盥在東堂下則
知此西方亦在西堂下禮經釋例云凡凶事無洗或設盥
于堂下或設盥于門外士喪禮將小斂饌于東堂下設盆
盥于饌東有巾注爲奠設盥也又西方盥如東方注爲舉
者設盥也亦饌于西堂下此設盥于堂下者也將大斂祝
徹盥于門外注小斂設盥于饌東有巾大斂設盥于門外
彌有威儀將朝夕奠徹者盥于門外旣夕禮請啟期後夙
興設盥于祖廟門外疏云大斂設盥于門外旣夕禮請啟期後夙
約小斂盥在東堂下則大斂盥亦門外東方此下陳鼎如
大斂奠則此設盥亦在門外東方如大斂奠也此設盥於
門外者也今案小斂時東堂下之盥爲奠設西堂下之盥
爲舉者設大斂時亦有二盥東堂下之盥移設于門外而
西堂下之盥仍設如初以大斂亦有舉尸之事下
熬黍稷各二簋節注云爲舉者設盆盥於西是也

右陳牀第夷衾及西方之盥

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鬐去踧

兩肅脊肺設局鼎鼎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鬐

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略去踧去其甲為不潔清也

肅脊也素俎喪向質既饌將小斂則碎襲奠今文鬐為剔

肅為起古疏正義曰寢門外正寢門外也當東塾少南少

文鼎為密南於塾也吉事陳鼎北面今西面變於吉也

肺周人所向故與四鬐兩肅及脊共實于一鼎局鼎詳士

冠禮素俎在鼎西面順是橫設之覆匕東柄覆匕于俎柄

在東葉在西亦橫設之李氏如圭云孔叢曰豕子曰豚鼎

以茅為之其本在東吳氏紱云始舛奠用脯醢而已至此

特豚一鼎踧日則可辦且小斂漸股也今案喪奠有隆殺

此小斂奠及朝稱奠皆一鼎大斂奠朔月奠遷祖奠皆三

鼎加魚膾饒夕遣奠則五鼎如少牢也注云鬐解也四

解之殊肩髀而已者周禮典瑞以肆先王鄭注肆解牲體

以祭因以為名釋文肆他歷反鄭以此經之鬐與肩禮之

肆同故訓為解也凡性體前為肩後為髀前言之則肩下

有臂肅髀下有肱肱詳鄉飲酒禮今但解肅之前肩左右

為二後髀左右為二不分肩臂肅髀肱肱故云四解之殊

肩髀而已此四髻并兩肱一脊爲七體是爲豚解之法又
二十一體爲體解之法詳特牲記云喪事略者楊氏復云
四髻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肱一脊而爲七此所謂
豚解也士喪禮豚解而巳大斂朔月奠遺奠禮雖寢盛豚
解合升如初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又云小斂總有
七體士虞升左肱七體則解左肱而爲七比之特牲少牢
吉祭爲略比之小斂以後爲詳矣沈氏彤云冠禮喪禮豚
皆合升然冠禮是解爲二十一體而升昏禮用特豚亦然
喪禮但解爲七體而卽升之數自不同鄭云喪事略者對
冠昏之詳而言爾旣夕葬奠用成牲亦四解亦喪事略去
蹠詳士昏禮云肱脅也者廣雅釋親肱脅也王氏疏證云
肱或作膊通作拍周禮醢人豚拍鄭注鄭大夫杜子春皆
以拍爲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閒名豚脅聲如鍛
鑄鄭取河閒方音爲證者蓋以拍訓脅爲是也云素俎喪
尙質者檀弓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鄭注哀
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無飾是尙質也云旣饌
將小斂則辟襲奠者案襲奠卽始殯之奠旣襲仍設于尸
東故名襲奠小斂布席于戶內自襲牀移尸于席上奠在
中間恐有妨碍故必辟之蓋亦辟於室之西南隅也云今
文髻爲別者說文髻髮也髻或作髻鬋髮也段氏玉裁

云翬與翬義別士喪禮特豚四翬本作翬今作翬譌字又
云漢時有別字許不錄者禮古文作翬今文作翬許於此
字從古文故不取今文也別者翬之省俗據莊子晉義呂
忱乃錄別於字林云剃也然則呂謂卽俗翬字甚明又云
大雅皇矣攘之剔之釋文云字或作翬蓋詩本作翬譌之
則爲翬俗之則爲剔非古有剔字也周頌狄彼東南釋文
云狄韓詩作翬除也翬亦翬之譌鄭箋云狄當作剔用韓
說也抑詩用邊蠻方箋云當作剔蓋鄭不廢剔字胡氏承
珙云段氏分別翬剔二字其說甚辨然左傳衛莊公見己
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鬄是翬本翬髮所爲古人
以其聲同義近故經典卽假翬爲翬士喪禮之四翬古文
蓋借翬爲翬周禮小子羞羊肆注云肆讀爲翬亦是假翬
爲翬未必皆譌字也今文肅爲密詳士冠禮○張氏惠言
肅義顯故從古文耳古文肅爲密詳士冠禮○張氏惠言
云經陳鼎面而案下經鼎入阼階前西面當爲北面之譌存
宜面而疏云對在門外時北面則西面當爲北面之譌存
此俟考

右陳鼎實

士盥二人以竝東面立于西階下

立俟舉尸也

[疏]

正義曰自此至

復位言小斂遷尸及主人主婦袒括髮免髻襲經之節○此篇大小斂遷尸者士奠舉鼎者士既夕公賔士受馬以出注云此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此不言蓋亦有勇力而能給禮事者可知二人以竝謂每二人為偶非止於二人也此盥在西堂下故既盥東面立于西階下待事喪大記曰士之喪士是斂又曰士與其執事則斂凡斂者六人孔疏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注云立俟舉尸也者謂俟舉尸遷于戶內服上也今文竝為併詳士禮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有司布**[疏]**正義曰此為小斂布牀者斂衣多布之於地喪大記曰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韠席鄭注簟細韠席也三者下皆有莞鄭意蓋謂簟席蒲席韠席三者皆設之於上耳其下皆有莞據此經言也下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是始歛時之席此小斂下莞上簟下設牀第于兩楹之間在如初大斂布席如初注皆云亦下莞上簟是自始歛至斂皆然又小雅斯干云下莞上簟是生人之席亦同經云布席席兼莞簟言莞在地也上簟在莞上兩重耳盛氏世佐以義禮王後

布席有三重席爲一重莞爲一重簟爲一重誤矣鄭箋詩云莞小蒲之席也注司几筵云纁柔濡不如莞清堅爾雅釋草莞苻離郭注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江東謂之苻離用以爲席案周禮有蒲席又有莞席則莞當與蒲別說文莞艸也可弓作席蘭莞屬又云曉夫離也段氏玉裁云莞之言管也凡莖中空者曰管莞蓋卽今席子草細莖圓而中空鄭謂小蒲實非蒲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莞與蘭相似莖圓而中空可爲席蒲葉闊而不圓其細小者亦可爲席所謂蒲萃者是蒲莞非一物爾雅之莞乃蒲屬非蘭屬故說文莞訓艸與蘭相屬又別出莞爾雅俗莞爲曉注云莞蒲乃蒲之別種非似蘭之莞也今案廣雅釋草云莞蘭也又云蔥蒲莞也是莞有蒲名蒲亦有莞名二者相似稱名多亂段氏郝氏辨之詳矣陸德明詩釋文云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列子老非之爲莞殷敬順云莞晉官似蒲而圓眾經音義云莞草外似蔥內似蒲而圓今亦名莞子是莞與蒲別也釋名云簟覃也布之覃覃然正平也說文簟竹席也鄭箋詩云竹輦曰簟注喪大記云簟細輦席是鄭意以喪大記士苴席與君簟席同孔疏云大夫辟君上席以蒲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簟也喪大記云小臣鋪席蓋人君禮此士使有

斂者趨
方或僨

疏

正義曰衾繼衾也上布席於地此布在席上先布絞餘以次布之絞在簾上衾在絞上散衣在衾上祭服在散衣上

至斂時祭服近身散衣次之乃以衾裹於外而用絞束結之也美者在中中猶內也非中間之中注云斂者趨方

或傾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者噫大記云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彼注云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蓋倒之取

其前後厚薄也云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者說文美與善同意善衣謂祭服後布則斂時在中不在外

以善者是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則祭服中尤有善者小

云案疏云斂衣半在尸上是有藉者有覆者旣云十九稱

取法天地之絳黃當以十爲藉九爲覆也盛田世仇申之以次而土即比則莊中皆其美者矣

今案此與經文次序未合似未可據

養豐正安／卷二十一 喪一

H

於服上疏正義曰反位反前西階下位注云遷尸於服上

曰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檀弓上曰扶君上人師

扶右射人師扶左君歿以是舉鄭注上當為僕周禮射人

大器與僕人遷尸設床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衽寢

此天子諸侯禮也設床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

席也亦下疏正義曰兩楹之閒堂東面之中也林第即上

堯上簀疏陳于面堯南者至是設之於此以待僕尸也

喪大記曰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即謂此也衽如初

謂如始歿時衽下堯上簀敖氏云兩楹閒東而節也宜于

楹為少北注云衽寢臥之席也者曲禮云請席何卒斂

鄉請衽何趾鄭注士昏禮亦以衽為臥席堯簀詳前卒斂

於服上疏正義曰反位反前西階下位注云遷尸於服上

曰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檀弓上曰扶君上人師

扶右射人師扶左君歿以是舉鄭注上當為僕周禮射人

大器與僕人遷尸設床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衽寢

此天子諸侯禮也設床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

席也亦下疏正義曰兩楹之閒堂東面之中也林第即上

堯上簀疏陳于面堯南者至是設之於此以待僕尸也

喪大記曰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即謂此也衽如初

謂如始歿時衽下堯上簀敖氏云兩楹閒東而節也宜于

楹為少北注云衽寢臥之席也者曲禮云請席何卒斂

鄉請衽何趾鄭注士昏禮亦以衽為臥席堯簀詳前卒斂

者謂自襲牀上舉而遷之於戶內服上也喪大記

衣之斂則包之此卒斂卒小斂也朱氏軾儀

禮節略云或問并二斂為一斂可乎曰不可事以有漸而

後詳以兩斂之衣并於一日又復旋斂旋殯無論孝子力

不能勝即執事之人倉皇急遽必至苟且寒責愼終之謂

何而若是乎今案由襲而小斂而大斂以次行之亦不忍

遽殯其親之意古人之愼重于附身而勿使有悔者亦可

見也微帷義見前注云尸已飾亦用檀弓曾子之言也

注云尸已飾亦用檀弓曾子之言也

注云尸已飾亦用檀弓曾子之言也

注云尸已飾亦用檀弓曾子之言也

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

馮服
[疏]正義曰主

人而面主婦東面與始舛俠牀面位同喪大記曰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又曰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挽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案此經主婦亦言馮者細別之有異渾言之則皆曰馮故喪大記又曰凡馮尸父母先妻子後是父母妻子皆可云馮也又曰凡馮尸與必踊方氏苞云至此則附身之事小備親之容色髮膚欲再見而不可得矣故踊無算注馮與憑同鄭注喪大記云馮必當心蔡氏德晉云主人馮尸謂服膺心上主婦馮尸則奉持心上衣也主人

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

始舛將斬衰者難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髻

髮者去弁纓而紛眾主人免于房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于房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于室釋髻髮宜於隱者今**[疏]**正義曰此髻髮免及下髻皆文免皆作繞古文髻作括**[疏]**小斂後至成服之制袒為將義禮正義卷二十七

奉尸也經言主人髻髮袒則眾主人免亦袒眾主人免于房則主人髻髮亦于房省文互見也檀弓曰袒括髮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髻髮以麻爲之免以布爲之見喪服小記此眾主人謂齊衰者義詳婦人髻于室下喪服小記孔疏云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是也○注又將初喪服也張氏識誤據監本改喪爲變嚴本作喪今案作喪爲是云始於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者謂將斬衰者去冠而笄纓將齊衰者去冠而素冠問喪云親始於雞斯徒跣扱上衽鄭注雞斯當爲笄纓親始於去冠是也檀弓曰始於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案易謂變其常服則去常服之冠而素冠爲變去常服之冠而笄纓亦爲變下記乃卒主人嚔兄弟哭注云于是始去冠而笄纓服深衣引檀弓此文證之是鄭以去冠亦爲易也陳氏禮書據檀弓易之此文謂始於有易冠無去冠有易裘無袒衣又據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於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謂人子於始喪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敖氏謂檀弓云易者易之以素冠深衣也始於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親始於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而上仍著冠者乎孝子之心固謂

遭禍之深以罪人自處也倘猶加冠以爲飾是見親歾無異於平日矣豈人情之所忍哉江氏筠云經但言髻髮袒而不言去冠蓋自始歾時已去之矣問喪雞斯注讀爲笄纓非臆決也下云徒跣扱上衽衣履如此豈尙畱一冠以爲飾自來說此者多以叔孫武叔之母歾投冠在尸出戶後而疑之案彼注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此特其失之一耳噤大記卒小斂主人袒說髻括髮以麻初未聞有冠也沈氏彤云叔孫武叔爲其母則非斬衰之主人譙周云父卒爲母始歾去玄冠尸襲之後因其笄纓而加素冠蓋斬衰笄纓自始歾及於小斂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斂後及於成服而始改也爲母笄纓尸襲之後而卽加素冠如括髮之于卽堂下位而卽代以免也始歾首服之節笄纓與括髮竝重父母之喪皆然但家無二尊故又以時之久暫稍爲差等聖人之尤重父喪于始歾之首服卽見之陳於櫛弓問喪不別齊斬無父母之差失聖人制親喪輕重之義若敖謂始歾之服主人以下皆同則斬衰之主人可竟同於齊衰以下者乎其說雖與陳殊其誤則一今案徐氏江氏沈氏申鄭義甚是鄭注檀弓於武叔之冠未言其非則沈氏之說尤合矣云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者謂斬衰笄纓者至小斂變而括髮齊衰素冠者至小斂

變而免又前此笄纓素冠非喪服此括髮與免爲喪服之始故云又將初喪服也云髻髮者去笄纓而紛者謂去笄纓而露紛鄭注問喪云二日去笄纓括髮謂小斂日也云眾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者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是也經未言眾主人袒實亦袒也故注補之文王世子云族之相爲也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免及於同族今鄭專以此免爲齊衰者以此經眾主人次於主人之後是次於斬衰之齊衰也云免之制未聞又云引舊說及喪服小記者沈氏云鄭旣云免之制未聞又云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蓋不以舊說爲然也引喪服小記以釋髻髮免此鄭自爲之說也慘頭總之類也免以代總而若慘頭豈一寸之廣而足邪賈云免與髻髮同但以布廣一寸爲異蓋并舊說於鄭誤又杜佑云著之白額而卻交於項中并其末覆紛而前綴連之此欲合舊說如冠狀之文卽慘頭之制而稍變焉但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髻以免對髻髮露紛免亦當露紛矣若并其末以覆紛不如卻繞紛者得仍露紛之善也呂與叔云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紛於冠禮謂之缺項此又因舊說廣一寸之云而誤以免爲缺項其說更不如杜今案

沈氏申鄭意亦是鄭蓋以髻髮免制同唯用麻用布爲異而況以漢之慘頭考方言廣雅皆有幪頭慘頭卽幪頭也幪頭又謂幪頭絡頭釋名又有綃頭云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從後橫而前其卽所謂自項而前交於額歟髻髮與免之制自鄭氏已不能詳後儒說者亦多沈氏但舉杜氏呂氏之說則猶未備司馬氏書儀云括髮先用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帶齊衰以下皆免裂布或縫絹廣寸婦人髻亦紐麻爲繩齊衰以下亦用布皆如慘頭之制朱子云注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髻皆如著慘頭然慘頭如今之掠頭編子免讀如字謂去冠李氏如圭云古者冠加於武有罪免冠而武獨存喪服之免以布象而爲之以其與冕弁之冕音相亂故讀如問此說亦本呂氏萬氏斯同云古者有纓以緝髮纓用緇爲之親始以冠去而纓猶存至小斂并纓去之而易以括髮其制必與纓相似蓋纓用緇而括髮用麻布也戴氏震云喪之括髮謂麻束髮也始有喪去冠矣二日又去并纓于是不復用古時之總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於散而已矣免則布束髮易其麻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總而言更加麻於首失其傳歟案宋儒之說多出鄭義申之萬氏戴氏則與鄭異纓以緝髮總以束髮以說文髻訓絜髮證之似戴較萬爲勝

矣云于房于室釋髻髮宜於隱者謂主人去并纓而髻髮
眾主人去冠與纓而免婦人去并纓而髻髮皆宜於隱處兼
下文釋之也云今文免皆作統者胡氏承琪云免字古人
讀如免冠之免故今文又偕冕之或體作統者爲之左氏
哀二年傳使大子統哀十二年傳季氏不統皆作統襄二
十五年傳陳侯免又作免釋文免音問徐音萬若當鄭君
時祇讀作免程氏演繁露謂鄭氏以免音問非是今文作
統者偕字今案據朱子及李氏之說則古並不讀免爲問
也云古文髻作括者說文髻髻髮也段氏注云髻各本誤
作潔今依玉篇韻會正髻麻一耑也引中爲團束之稱髻
髮指束髮也髻卽髻字之異者髻髻古文皆作括禮經髻
髮戴記皆作括髮則用古文歟胡氏承琪云案說文括本
亦訓絜卽以髻於束
婦人髻于室
髮較切故從今文
始从婦人將斬衰者去
而纓今言室者亦去并纓而紛也齊衰以上至并猶髻髮
之異於髻髮者旣去纓而以髮爲大紛如今婦人露紛其
象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
爾毋縱縱爾毋扈扈爾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
曰喪服所言髻是成服以後之髻此是未成服以前與男
子之髻髮免同此婦人謂齊衰以上者喪服小記孔疏云

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髻齊衰者於
男子免時則以布爲髻其大功以下無髻是也敖氏謂有
當髻者有不當髻者沈氏謂小斂之節五服親屬無有不
髻者今案上言主人髻髮袒主人免于房此云婦人髻
于室婦人之髻猶男子之髻髮則室亦婦人服之重者豈
可概施於五服且不獨婦人髻爲齊衰以上者卽眾主人
免亦齊衰以上者下云男女奉尸俠于堂又云男女如室
位踊無算此男女卽謂上主人眾主人及婦人蓋皆从者
之妻妾子婦孫曾子姓也鄭注專以斬衰齊衰言之是已
此時尸未出戶婦人在室內故卽髻于室賈疏謂大夫士
無面房故於室失之矣注云始从婦人將斬衰者去笄
而纓將齊衰者骨笄而纓者案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
人笄婦人之笄猶男子之冠始从斬衰男子去冠故斬衰
婦人亦去笄齊衰男子去吉冠而素冠故齊衰婦人亦去
吉笄而骨笄吉笄者象笄也敖氏謂曾子問言婦爲舅姑
始从之服布衣縗總則吉笄而纓自若又謂婦人斬衰
而下之服皆當如此沈氏彤云曾子問言縗總者謂在塗
趨喪之禮也若尋常在家而父母始从必去笄總而纓明
矣敖不淡考而每易鄭說何邪今案此女子始嫁在塗聞
喪尚未至舅姑之門也縗是白縗女子始嫁首服次當以

組爲總今改服綰總則非吉笄而纚自若可知敖說誠疎矣云今言髻者亦去笄纚而紒也者謂至小斂斬衰婦人去纚而髻齊衰婦人去骨笄與纚而髻今但言去笄纚而紒者舉齊衰以該斬衰非與齊衰以下爲對也據喪服經記無齊衰以下之髻喪服經云笄髻衰三年此斬衰之髻也記云惡笄有首以髻此齊衰之髻也彼注云言以髻則髻有著笄者明矣卽此注至笄猶髻之義也陳氏祥道云小斂之髻不言笄則未成服之髻無笄矣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髻孔子言髻而繼之以榛笄則成服之髻有笄矣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斬衰齊衰之髻皆終喪矣髻不及於大功者以髻不特對免而上同於括髮故也此說是也云髻之異於髻髮者旣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者案說文云髻紒髮也髮喪結也是髻與髻異鄭注檀弓云去纚而紒曰髻注奔喪云去纚大紒曰髻注喪服亦云髻露紒也是舉漢時露紒以解髻也引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毋縱縱爾爾毋扈扈爾者亦是證露紒爲髻之象彼文縱縱作從從注云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太廣喪服小記孔疏引之云是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是知

露紒悉名髮也云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者案喪服注
云髮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髮亦用麻以麻者
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是鄭以髮與括
髮制同故云亦如著慘頭然也斬衰之髮用麻齊衰之髮
用布此注云用麻布兼齊衰言也禮記喪服小記孔疏載
皇氏三髮之說謂一麻髮一布髮一是露紒之髮甚確今
以此注考之皇說蓋本於鄭此注先言髮與髻髮異而釋
之以露紒又引檀弓證髮之象下乃云其用麻布亦如著
慘頭然則是髮有不用麻布者不用麻布之髮卽露紒是
矣用麻布之髮與髻髮同不用麻布之髮與髻髮異用麻
布之髮是用麻布纏繞於首而仍露其紒髻髮亦露其紒
故其象同露紒之髮非有他物加於首只是去纒而露其
髮耳麻髮布髮唯用於未成服之前露紒之髮則終喪皆
然喪服經記所言是也蓋平時纒以緇髮亦以爲飾喪則
去之成服之後男子有喪冠婦人則首去飾以表喪故說
文以髮爲喪結結與髻同卽謂髮爲喪中去纒無飾之髻
耳孔疏不達斯旨乃引皇說而復駁之謂止有麻髮布髮
二者則豈婦人終喪皆加麻布於首哉其誤甚矣髮制唯
鄭此注爲詳鄭仲師以爲臬麻與髮相半結之左傳杜注
用其說謂髮爲麻髮合結則齊斬不分且合而爲結亦不

成制度馬季長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于額上案說云爲巾又云高四寸則是髮有一定之式孔子之誨兄女何必慮其從從扃扃而戒之哉此說孔仲達已辨之蓋皆鄭所不用耳○黃氏幹云括髮免髮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又有變禮括髮免髮者奔喪是也有啟殯見棺柩變同小斂之時者既夕禮丈夫髮散帶坐是也大要不出此三節而免之用爲尤廣小斂爲父括髮而至於爲母則卽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及啟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惟此也自斬至總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尤廣也今案小斂卽位後爲母免啟殯雖斬衰亦免此二者已在前三節之內此外尙有用免而黃氏未及者如襦記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塋喪服小記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又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處則皆免是也檀弓魯婦人之髮而弔也自敗於壺飴始也此則髮之失禮者也

士舉男

女奉尸俛于堂幰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

俛之言尸也夷衾覆

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閒牀第上也今文俛作夷

[疏]

正義曰士舉者當在尸之左右舉之男女則奉其首足耳故氏

謂士舉首男奉其右女奉其左非矣喪大記曰男女奉尸
夷于堂彼注云于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
心如室位如室中男東女面之位也喪大記又曰哭尸于
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鄭注出外
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然則男在尸東女
在尸西其常位矣踊無算李氏如圭云爲動尸也問喪曰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擗踊無算方氏苞云喪事
卽遠此則親離其室之始故踊無算注云僕之言尸也
又云今文僕作夷者沈氏彤云賈疏云尸之衾曰夷衾尸
之牀曰夷牀并此經僕尸不作移字皆作僕者依人傍作
之案喪大記僕亦作夷注與此注同彼疏云夷陳也釋文
云夷如字陳也本或作僕又案說文云尸陳也僕訓尸而
尸訓陳則僕與夷音義俱同不妨通用鄭所以擇從僕者
爲依人旁作之于陳尸意尤切耳賈頗得之但云僕不作
移似欲讀僕從移致方性夫注喪大記遂云夷之爲言移
也則不免貽誤後人矣移字古音弋多反故說文云从禾
多聲是移夷聲本不相近義亦迥殊豈容牽合胡氏承珙
云夷僕二字同說文無使字據襍記釋文引隱義云僕之
言移也庾依韻集大兮反息也蓋呂靜於僕字音義皆不
同夷鄭君注禮則僕與夷皆爲尸陳之義今案下篇夷牀

饌于階開注云夷之言尸也然則夷牀夷衾鄭皆以尸陳之義解之可知云夷衾覆尸柩之衾也者詳牀第夷衾饌于兩楹之閒兩楹閒爲堂之正中此云使于堂故知在牀第也
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眾主人東卽位婦人阼階上西

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

拜賓鄉賓位拜之也卽位踊疏正義曰主人出于足者尸東方位襲經于序東夾前
足北轉而西降自西階也眾主人東卽位者斯時眾主人亦隨主人降自西階遂東卽位于阼階下經不言眾主人降省文也婦人本在西亦由足北轉而東至阼階上婦人不下堂斯時主人等俱降故位於此方氏苞云饌小斂則男女分堂上下卽旣殯後次分內外之義也詳下主人拜賓者前此尸在室主人不出此奉尸出矣故拜之獨言主人拜者喪不二主也大夫特拜士旅之尊卑異故氏謂大夫人各一拜士雖眾惟三拜之而已是也卽位踊者謂拜賓訖遂卽東方阼階下西面之位而踊也斯時眾主人位于其後如在室經先言眾主人東卽位而後言主人卽位

者主人先拜賓而後卽位也前袒爲奉尸至此乃襲而著
經于序東也是時婦人亦經于房中復位復阼階下而面
位嚔大記曰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
士拜卿大夫于位士妻特拜命婦汜拜眾賓于堂上主人卽位
上大夫人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眾賓于堂上主人卽位
襲帶經踊襍記曰小斂大斂啟皆拜孔疏云凡當小斂
大斂及啟攢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
至則不止事竟乃徧拜也蔡氏禮經本義引黃氏乾行
云應子和謂賓於是拜歾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拜以謝
之吳文正公云應氏謂賓於是拜歾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拜以謝
辨是古今一大變易處蓋古人弔賓之禮於生者只有慰
問之辭於歾者則有襚贈之物及哭踊馮尸之節而已竝
無拜祭於歾者之禮至於主人拜賓以謝其恩禮拜送以
重其來辱亦惟自盡而已賓皆無荅拜之文此古禮之精
意也夫知生者弔知歾者傷弔賓之情於是爲至主人拜
謝理所宜然此何時而可交拜款曲以成禮邪故曲禮凡
非弔喪無不荅拜者獨嚔拜不荅意枉斯也徐原一云古
禮行弔但主人拜賓賓不荅拜至于尸柩所在雖朝夕設
奠從無拜禮不但弔賓賓不荅拜卽孝子亦未嘗拜蓋事之如
事生禮如是也後世如開元政和諸禮皆然猶有古人之

意至溫公書儀則有主賓交拜之禮且有入拜靈座之禮

而文公家禮悉遵之與古禮始異矣注云拜賓鄉賓位

拜之也者賓位蓋如朝夕哭位在庭直東序及門東門面

者斯時主人降自西階即拜賓是鄉賓位在面階前鄭恐人以此

踊東方位者始於命赴出拜賓位在面階前下位也云襲經

位亦在面階前故特明之東方位即阼階下位也云襲經

于序東東夾前者賈疏云謂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

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今案上文經帶饌于東方在堂下

故此序東亦是堂下當東序之東或云主人在阼階下方此

襲經亦在東方而下云復位何歟曰主人位在阼階下方此

鄉此更鄉堂東襲經亦是於隱處故須復位也楊氏復云

小斂變服有二節謂主人主婦馮尸後主人髻髮袒絞帶

婦人髻于室眾主人免于房布帶此一節也奉尸俛于堂

主人拜賓後即位踊襲經于序東此又一節也又云為父

母有小異據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

而布喪大記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之

文也小記孔疏云為母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

子拜賓之時猶與為父不異至拜賓竟即堂下位時為父

猶括髮襲經帶以至成服為母易括髮為免即在此經即位踊襲

經帶以至成服蓋為母易括髮為免即在此經即位踊襲

經于序東時也今案奔喪云至于家括髮袒降堂東卽位
而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于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
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喪括髮袒降堂東卽位面
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于又哭不括髮又云爲母所以
異于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是亦其證也○禮經釋
例云凡主人之位小斂前在尸東小斂後在阼階下謂之
內位既殯在門外謂之外位案士喪禮始卒哭位主人入
坐于牀東眾主人在其後面而注眾主人庶昆弟也此室
中之位也親者殓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孫使人以將命
于室主人拜于位注室中位也沐浴畢主人入卽位飯含
畢主人襲反位注位在尸東小斂畢主人面馮尸踊無算
算皆室中尸東之位也奉尸俛于堂男女如室位踊無算
則堂上尸東之位也又云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眾主人
東卽位又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經于
序東復位注卽位踊東方位此阼階下面面之位也有祔
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大斂主人及親者
升自西階出于足而面袒大斂畢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
者北面視肄眾主人復位又云卒塗主人復位踊襲皆阼
階下之位也蓋主人雖位在阼階下至大斂時仍升堂卽
尸東之位斂畢始復阼階下之位也大斂奠畢主人揖就

次注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總麻
有牀第可也至此則主人居次矣既夕記既殯居倚廬注
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次在門外故有事先卽外
位然後入卽內位也士喪禮朝夕哭丈夫卽位于門外面
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注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又
云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面上門面北面東上西方東面
北上主人卽位辟門注辟開也凡廟有事則開無事則閉
此門外之位也又云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又云主
人堂下直東序面而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
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面少進敵則先拜
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此門內之位也朝夕奠畢
賓出主人拜送眾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閤門此門外
之位也蓋主人雖位在門外至朝夕哭時仍入門卽阼階
下之位至哭畢始復門外之位也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
左還椁反位哭不踊注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于殯
門外也上日既朝哭皆復外位亦謂門外位也又云凡婦
人之位小斂前在尸面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樞將
行始降在階間案士喪禮始卒哭位婦人俠牀東面注婦
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此尸面之位也小斂畢奉
尸俵于堂男女如室位又云婦人阼階上面面此阼階上

之位也大斂時婦人尸面東面至大斂畢婦人東復位仍復阼階上之位也朝夕哭婦人卽位于堂南上旣井梓婦人哭于堂此位當亦在阼階上是婦人之位自小斂後至旣殯皆在阼階上也旣夕禮還柩車婦人降卽位于階閒注位東上張氏爾岐曰婦人在車後南面故注云東上至此婦人始降在階閒者柩車將行故婦人於車後送之也楊氏復曰始从哭位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非時男女內外親疏上下之分不可以不正此亦治喪馭繁處變之大法也考男女之位小斂前親者在室以尸東尸西爲別小功以下以戶外堂下爲別小斂後以阼階上阼階下爲別旣殯無事則主人入于次婦人無事或退處于房中歟

右小斂遷尸及主人主婦袒髻髮免髮襲經之節

乃奠祝與執疏正義曰自此至拜送于門外言小斂奠之事爲之疏事注云祝與執事爲之者謂始从孝子昏迷不能成禮祝與執事代之奠也執事詳下注曾子問曰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鄭注主人不舉者奠是也不足則反之孔疏謂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舉者義禮正義卷二十七

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

面舉者盥出門舉鼎者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

俎因其便也攝持也西面錯錯鼎於此空西面錯錯俎北

面俎空疏正義曰舉謂舉鼎者二人右人兼執匕左人兼

西順之執俎卻之仰其匕也橫攝之橫持其俎也入入

寢門也李氏如圭云舉鼎者兼執匕俎喪禮略也凡陳鼎

于外者北面阼階下者西面禮陳鼎門外西面者變於

吉在東方者未忍異於生至虞反吉乃設鼎於西階前吳

氏廷華疑義云錯置也非屈錯之錯是也下同注云舉

者盥出門舉鼎者案上經設盃盥于東堂下而出門也敖氏以爲

爲奠設盥則此舉者蓋盥于東堂下而出門也敖氏以爲

盥于門外盛氏世佐以爲盥于西方皆非也云右人以右

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者凡舉鼎以肩貫入

鼎耳而舉之鼎而面則北爲右南爲左左右人左近鼎以左

手舉鼎空右手執匕左人右近鼎以右手舉鼎空左手執

俎故云因其便也云攝持也常訓說文攝引持也云西面

錯錯鼎於此空西面者以置鼎於阼階前則西面爲空也

云錯錯鼎北面俎空西順之者以錯俎北

面則俎橫而面順也錯俎者左人也

右人左執匕抽扃

予在手兼執之取鼎委于鼎北加局不坐

抽局取鼎加局於鼎上皆右手

今文局為鉉古文

疏正義曰右人左執匕者右人本以右手為與鼎為密

又以局交左手兼執之者為將取鼎也以局交左手若予之然故云予鼎北鼎右也委鼎於此而加局焉亦便也立

而不坐者壘事質也匕仍執之者以將北也注云抽局取鼎加局於鼎上皆右手者蓋右手既委鼎於鼎北復於

左手取局而加於鼎上以右手作事便也因經未言右手故注明之云古文予為與者爾雅予賜也說文予推子也

與黨與也升古文與又與賜予也一勾為予郭璞注爾雅云與猶予也注方言云予猶與也是與與二字皆與予通

鄭以推子字本作子故從子乃杞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局為鉉鼎為密詳士冠禮

亞兩肸亞脊肺在于中皆覆進祗執而俟

乃杞以杞次出牲體右人也載

受而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為塵祗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末古文杞為七髀為脾今文肸

為迫祗疏正義曰杞謂以杞出牲體於鼎也載謂載牲體皆為祗於俎也杞者在鼎東西面載者在俎南北面兩

虞禮已後卷二十一之二十二

端謂俎之東西兩旁也亞者自兩旁至中爲次髀肩胛皆
有左右兩者髀賤先載於俎之兩旁兩肩在兩髀內次於
兩髀兩胛又次於兩肩則脊肺居中矣執而俟者左人執
以俟奠也注云乃杜以杜次出牲體右人也者上文右
人執匕故知杜者爲右人也云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者
謂右人杜出牲體授左人左人受而載之於俎也云亞次
也者說文引賈侍中說以爲次第也云凡七體皆覆爲塵
者此豚解爲七體法見前言肩以包臂髀言髀以包膊胛
賈疏云前左右肩臂膊屬焉後左右髀膊胛屬焉并左右
脅通脊爲七體是也又云下文大斂豚合升言合升則髀
亦升矣凡言合升多并髀升非獨喪禮若體解升者皆髀
不升鄭云近賤賤也是也沈氏彤云注云皆覆爲塵敖云
亦以別於生也案爲塵而覆則以覆爲幕矣俎之有幕見
於少牢禮云佐食升肝俎鼎之敖云鼎當作幕是也但此
經醴酒脯醢皆既奠而後巾之不應於俎獨方載而卽幕
檀弓云襲不剝奠也歟祭肉也歟注云剝猶裸也有牲肉
則巾之疏卽引此經小斂俎錯祝巾之爲證是下經巾之
不惟幕醴酒與豆乃并俎而巾之也張稷若云皆覆謂牲
體皆覆設之最得其解下進抵注云未異於生此覆設當
同茲義又下經云載魚左首進鬻注云亦未異於生是進

祗猶進髻覆設猶左首也蓋俎用七體所以異於生皆屬

而進祗所以不異於生或異或不異而仁與智兼之矣敖

說亦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如注意宜有布覆之然

經不見覆物當是性體覆耳今案沈氏張氏之說是也云

祗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者賈疏云公食大夫亦進本

是生人法故云未異於生也云骨有本末者曲禮云左胸

右末是也云古文柢為匕者詳少牢禮長柢下云今文祗

皆為祗者胡氏承琪云說文曰祗木根也韓非解老曰直

根者書之所謂祗也木之所以建生也周禮或作抵作邸

泉府買者各從其抵鄭云抵實祗字祗本也典端四圭有

邸司農注引爾雅邸本也此今文又偕祗為之鄭以夏祝

祗為正字故從古文牌為牌詳士昏禮肫為迫見前夏祝

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

鼎巾待于阼階下執事者諸執奠事者巾功布也執疏正義

曰郝氏敬云夏祝及執事盥將升奠也夏祝執醴先升執

事者以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節也凡奠時男女

踊皆以奠者往來升降為節甸人徹空鼎出反門外故處

也有司執巾以待祝于阼階下親授之今案盥盥于東堂

臺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下也經不言主人踊而云丈夫踊兼眾主人言丈夫即男
子之稱對婦人言之也儀禮釋官云周禮享人掌共鼎鑊
公食禮注云甸人兼享人者少牢雍人陳鼎五賈疏云大
夫無甸人則此甸人為公臣來治事明矣注云巾功布
也者即上陳于東堂下簞內功布也云執者不升已不設
祝既鎔醴將受之者據下文醴酒鎔于豆南祝受巾故知
祝既鎔醴將受之此執巾者不升堂亦不設巾也○禮經
釋例云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
庭者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士喪禮設小斂奠于
祝及執事盥升自阼階奠畢降自西階徹小斂奠于門
外入升自阼階又云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
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此奠于堂者也
大斂奠祝執醴如初酒豆簋俎從升自阼階奠畢由楹而
降自西階徹大斂奠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又
云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簋俎南面面上祝先
出酒豆簋俎序從降自西階朔月奠如朝夕哭之饌徹朔
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此皆
奠于室者也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遷柩朝廟設從奠
升階不云升自阼階徹從奠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設朝廟奠

升降自西階此亦奠于堂者奠升不由阼階者注云柩北
首辟其足也士喪禮君臨大斂奠亦升自西階注云以君
在阼故升不由阼階也既夕禮徹降奠巾席俟于西方主
人要節而踊注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東南疏云
凡奠於堂室者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於庭者亦由重
北東方來陳由重北而西徹訖由重南而東象升自阼階
降自西階也但設奠於柩車而東面則徹者由奠東而
面而徹之也此奠于庭者也故疏云然祖奠布席乃奠如
初徹祖奠徹者東注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大遣奠注
奠由重北而西既奠由重南東祖奠大遣奠亦奠于庭者故
如降奠之儀即疏所謂陳由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而上
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也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而上
執醴酒者先升尊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奠于尸東先言其
立而俟後銘銘要成也疏所奠之處下乃奠之禮經釋例云
凡奠小斂以前皆在尸東大斂以後皆在室中遷祖以後
皆在柩西既還車則在柩東詳下篇遷祖席升設于柩西
下檀弓曰小斂之奠于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
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鄭注曾子以俗說
非又大斂奠于室乃有席孔疏知曾子所言非者案士喪
禮小斂之奠設于尸東今言西方故為非也是小斂之奠

當在尸東也執醴酒者北面在俎南也而統于尸也○
注醴酒先升後設故執之者立以待豆俎鎔而後鎔之要
其成也 豆鎔俎鎔于豆東立于俎北面上醴酒鎔于豆南祝

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巾

為塵也東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言豆不言簋省文敖氏

反其位疏引爾雅竹豆謂之簋則言豆可兼簋矣其鎔

之次醴北脯南俎別為一行在豆東故云豆鎔俎鎔于豆

東也立于俎北面上謂奠豆俎之人立于此俟祝畢事同

降也醴酒鎔于豆南其次酒在豆南醴在酒南總言之皆

在豆南也錫圖如是張圖酒在醴南非矣記云兩甌醴酒

酒在南北陳之序與奠異奠在尸東尸南首當以南為上

也祝受巾巾之謂豆俎醴酒皆巾也鄭注檀弓壺不剝奠

云脯醢之奠不巾者謂僅有脯醢無俎則不巾且據室內

言也詳後朝夕奠下由足降自西階者斯時祝與執事者

皆在尸東故由尸足北轉而面乃降自西階也奠者由重

南東者謂由重之南而東沈氏彤云重以南為後由重南

而東如由足而面無事不敢出其前也禮經釋例云凡奠

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庭者陳由重

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案此篇奠于堂室者唯君視斂奠
升自西階注云以君在阼也朝夕奠但云降自西階不云
升自阼階文不具也餘詳下篇釋例又云凡奠升自阼階
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
節而踊案此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
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下大斂奠同是其例也餘亦
詳下篇賈疏云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
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為踊之節是也又
謂重主道神所憑依故由重南東而過主人又踊此說本
下大斂奠注云為神憑依之也吳氏廷華疑義云踊節由
于感觸婦人在堂見其降而踊丈夫在阼見其過而踊蓋
感生于所見之奠也若謂重為神所憑依主人因之而踊
則降自西階而踊者又何說邪又云奠時每節增痛奠者
面降一節也由重而東又一節也每節增痛故踊耳神所
憑依說未的今案吳說是也又襍記云踊婦人居閒此經
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過時丈夫踊是亦居閒
之義也鄭彼注云婦人居閒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
乃踊蓋据喪大記弔者襲喪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而言
也但此經奠時不見賓踊之節鄭注亦未言及吳氏紱據
襍記注以由重南東丈夫踊之丈夫為賓恐非注云巾

之爲塵也者爲久設恐塵埃加也云東反其位者沈氏形
云此經上云祝降自西階下大斂奠亦云祝降自西階奠
者由重南東敖云由重南而東復其門東之位也祝位在
門面案士虞禮云祝入門左北面敖云祝公有司之助喪
祭者也特牲饋食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是也又案
特牲記云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此經之奠者蓋私臣也祝
位在門面故降自西階直由堂塗反位奠者位在門東故
必由重南而東乃復位也注反其位當如敖說今案沈氏
釋鄭義是也賈疏以爲

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

外也
疏正義

曰張氏爾岐云此賓爲小斂來者敖氏云凡喪賓皆于既
奠乃出李氏如圭云不送于外門外降于君使也注云
庶卽此適室賈疏云以鬼神所乃代哭不以官代更也孝
在則曰廟故名適寢爲廟也乃代哭不以官代更也孝
喪悲哀惟悴禮坊其以舛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
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
壺氏凡喪縣**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小斂後節哀之事
壺以代哭今案經云不以官者對大夫以上言之也
喪大記曰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
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注云

代更也者鄭注周禮喪大記代哭皆以更釋代蓋謂更番相代也褚氏寅亮云此乃更代之代非替代之代呂氏坤誤認為替代故言雇倩下賤僞為哭聲以應弔賓而欲廢此禮今案倩哭以應弔賓乃後世之事先王時未有也此代哭者皆有服之人應在哭位者亦非下賤之謂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但自始殯至小斂已踰歷晝夜恐其以哀致毀故制代哭之禮使之相代而哭非謂有代哭者而孝子遂不哭也檀弓曰喪禮喪戚之甚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此注防其以傷生之義也云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為之者鄭注喪大記亦云即以親疏哭也天子諸侯之喪其臣皆服斬衰士賤以親疏代哭亦皆有服者也云三日之後哭無時者對未殯哭不絕聲而言即下記既殯哭晝夜無時鄭注哀至則哭是也賈氏釋哭無時未昀詳訂疑引周禮者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證人君縣壺代哭之事彼注云禮未大斂代哭所謂禮即據此經代哭在小斂後言之也

右代哭

有祔者則將命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喪禮略於威儀既小斂殯

者乃用辭出請之辭

[疏]

正義曰自此至以東言小斂後致

曰孤某使某請事

有者不定之辭待于位即阼階下之位經云祔者不云親

祔是使人祔也故下言致命

注云喪禮略於威儀既小

斂擯者乃用辭者前庶兄弟祔使人以將命于室則始夙

時亦將命但未用擯相傳辭耳此云出請入告是用辭矣

云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者約襍記鄰國來弔相者

出請辭也入告是以賓之辭告主人其辭當曰某使某祔

擯者出告須以賓入

須亦待也出告之

[疏]正義曰出告告

賓之也注云須亦待也者上云主人待于位此出告賓

而云須者亦言主人待俟之意孤某須矣亦襍記文

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

委衣如于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祔如初儀西階

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

朋友既委衣又還哭**[疏]**正義曰賓入中庭北面致命者斯時尸在兩楹間故北面也主人拜

稽顙謝之襍記祔者致命曰寡君使某祔子拜稽顙是其

儀同也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者謂出尸足之北轉而東而西面也委衣如于室禮謂委衣于尸東牀上如尸在室之禮也降出仍由尸足北轉而西降自西階而出也主人出拜送亦送于門外也鄭注襍記云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敖氏云小斂以後主人于喪賓則出送之惟不迎賓耳以上是使人禭之禮朋友親禭如初儀謂如上將命至拜送之儀但親禭不致命耳西階東北面哭踊三是異于初儀者故特言之主人不踊李氏如圭云拜君弔禭則踊哭友禭不踊辟君也注云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背主人者據經云東北面是郭向尸哭之故亦不肯主也

禭者以裙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人也

自西階以東帛為裙無絮難復與禭同有裳乃成稱不**疏**

正義曰喪大記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鄭注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是複有著褶無著矣士小斂大斂皆不以褶而禭者以褶者賈疏云褶者所以禭主人未必用之斂耳執衣如初謂左執領右執要徹衣者亦如之亦左執領右執要也升降自西階徹者與禭者同此言以東謂徹者也襍記曰禭

者降出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又曰宰夫舉襴升自西階而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彼君禮宰夫徹之此士禮當有司之屬徹之也注云帛為褶者玉藻文彼注云有表裏而無著此注云無絮對袍襴之屬有絮為著者言之云雖複與襴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者凡襴衣必有裳乃成稱此褶衣雖複亦必有裳乃成稱與襴同也複與褶對文異徹亦通或大記曰袍必有表以成稱與襴同也複與褶對不用表也云以東藏以待事也者鄭注襴記云以東藏于內彼含襴在殯後故但言藏此在末大斂之前故云藏以待事謂待大斂之事陳之也云古文褶為襲者說文襲十衽袍段氏玉裁云小斂大斂之前衣从者謂之襲凡衣从者左衽不紐袍褻衣也斂始于襲襲始于袍故單言袍也襲字引申為凡掩襲之用若記曰帛為褶士喪禮古文作襲假借字也或大記玉藻用禮今文作褶許依古文禮故不收褶字胡氏承珙云古襲字多與習通釋名云褶襲也覆上之言也但玉藻帛為褶與襴為綱對文專指袂衣而言說文以襲為左衽袍是汎指斂服言之故鄭從今文作褶也

右小斂後致禭之儀

宵為燎于中庭

燎宵夜也

疏

正義曰此小斂日之宵也自始

言宵不言夕則是終夜設燎也禮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疏終夜燎謂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注云宵夜也者說文同云燎大燹者毛傳說文皆以庭燎為大燹少儀主人執燭抱燹注云未燕曰燹是燹與燭同鄭云大燹者亦謂此燎為大燹也餘詳燕禮○張氏爾岐云以上皆親喪第二日禮今案白虎通引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是士之小斂在第二日也

右小斂之夜設燎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面上綰絞衾二君禭祭服斂

衣庶禭凡三十稱紼不在算不必盡用

紼單被也衾二者始外斂衾今又復

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

疏正義曰自此至

喪大記曰大斂布絞緇者三橫者五

衣其及殯具之事○厥明者小斂之次日外之第三日也

明而滅燎則燎固終夜達旦矣陳衣于房南領面上與小

斂禮記

喪

大

記

卷

二

一

卷

二

卷

二

卷

二

卷

二

卷

二

卷

斂同喪大記士與大夫皆陳衣于序東面領南上鄭云蓋

天子之士精義見前絞數詳注言衾二則紵止一矣首陳

君襚尊君賜也祭服散衣皆主人之衣而亦在庶襚之前

三十稱與喪大記士陳數同言凡者謂自君襚至庶襚共

三十稱也紵不在算不在三十稱之數也喪大記曰絞紵

不在列此但言紵者絞在紵外衾亦紵類言紵而絞與衾

亦不在算可知矣不必盡用者在三十稱外固不用在三十

十稱中亦容不盡用也喪大記曰大斂祭服無算謂祭服

盡用之則撤衣服庶襚有不用者矣周禮守祧其遺衣服藏

焉鄭云遺衣服大斂之餘卽此注云紵單被也者紵與

衾別說文紵衣系也从糸今聲籀文从金作縑段氏注云

聯合衣襟之帶也凡結帶皆曰紵喪禮紵單被也乃紵之

別一義亦因可以固結之義引申之喪大記曰絞紵如朝

服又曰紵以布爲之云衾二者始於斂衾今又復制也者始

於制爲大斂之衾以覆尸今又制其一故爲二喪大記曰

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彼注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

云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者謂小斂自天子至

士皆十九稱大斂則有多寡之殊喪大記曰君百稱大夫

五十稱孔疏據鄭主僕記以襲禮士三稱大夫五稱諸侯

七稱上公九稱天子十二稱謂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
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
數而言之或五等同百稱也此篇賈疏謂喪大記士三十
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不依命數是亦喪禮略則大夫宜
百二十稱以無正文故說各異也引喪大記曰大斂布絞
縮者三橫者五者證大斂之絞與小斂異也喪大記又曰
絞一幅為三彼注云大斂之絞一幅三折用之孔疏縮者
三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橫者五又取布二
幅分裂之作六片而用

五片橫之於縮下也 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
木枳豆兩其實葵菹苽羸醢兩簋無滕布巾其實栗不

擇脯四脰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甒白也齊人
或名全菹為芋滕緣也詩云竹秘緹滕布巾簋

巾也簋豆具而有巾盛之也特牲饋食

禮有簋巾今文羸為蝸古文滕為甸

其實醴酒醴酒各一甒也角觶以角為之木枳以木為之

下記云實角觶四木枳二素勺二此不言勺省文甒解枳

豆簋葵菹羸醢俱詳士冠禮敖氏云始外之奠用古器小

斂用素俎至是乃用甒豆而簋無滕皆以漸變之菹云芋

義禮王義卷二十一

栗不擇脯四脰亦皆變於吉也注云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者上小斂饌于東堂下設盥盥于饌東亦在東堂下也而云西方盥如東方是東方即東堂下矣故鄭云亦在東堂下也下記云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玷饌于其上正指此饌言云駢白也者廣雅釋器云駢屬也駢是毛布色白此豆亦白故取以爲名也云齊人或名全菹爲芋者賈疏云鄭于周禮醢人注云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此云齊人名全菹爲芋者菹法舊短四寸者全之若長於四寸者亦切之但喪中之菹葵雖長而不切取齊人全菹爲芋之解也今案說文云芋大葉實根駢人故謂之芋也是芋爲麤大之稱此經云全菹芋亦是麤略之意故鄭取當時方言釋之云滕緣也詩云竹秘緄滕者此鄭以意釋之引詩爲證案毛傳云滕約也凡緣邊有約束之意故以滕爲緣此與駢豆皆是喪器無飾故鄭注檀弓竹不成用亦引此邊無滕爲說也秘詩本作閔詳後云布巾籩巾也籩豆具而有巾神者也者凡士虞特牲祭皆用兩籩兩豆小斂一籩一豆是不具又無巾此籩豆具而有巾是以神道事之故云神之也案特牲饋食禮記云籩巾以裕此引之者證布巾爲籩巾但據下記云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則豆亦有巾鄭恐人以籩盛乾物或無巾故特言

之也今文贏為蠅詳士冠禮古文滕為甸者胡氏承拱云滕正字甸聲轉借字故鄭從今文也**奠席在饌**

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而有**疏**正義曰奠席即下設于奧用以奠者在饌北亦陳于

東堂下也斂席大斂之席在其東在斂席之東也斂席亦

下莞上簟簟以葦為之周禮司几筵曰凡喪事設葦席則

奠席亦葦席歟敖氏云此二席皆不在於大斂之奠在室

遠于尸柩故始用席以存神也注云大斂奠而有席彌

神之者賈疏云以小斂奠無巾大斂奠有巾已之神之今

又有席是彌神之也今案據此則上注盛之也當作神之

也明矣○禮經釋例云凡奠席皆東面設之無席之奠則

統于尸案士喪禮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注大斂奠而

有席彌神之又云席設于奧東面朝夕哭奠不云席蓋因

大斂奠之席朔月奠及薦新奠皆如初奠之儀是室中奠

席皆東面也既夕禮遷柩從奠席升設于柩面奠設如初

注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面也疏云知神

不面面者特性少牢皆設席于奧東面則天子諸侯亦不

面面可知朝廟乃奠如初祖奠布席乃奠如初是柩側之

奠席亦東面也又載柩畢降奠當前束既夕記降奠席于

柩面不云何面當亦東面大遣奠經不云席敖氏繼公曰

此設之次亦如殯奠既云如殯奠則亦有席東面矣至於始卒奠及小歛奠經皆不云有席蓋此時尸尚在席上故不用席奠無席則統于尸也從奠用席不統於柩者既殯則以神事之不同未殯時也 **掘肆見在** 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在柩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輓輓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輓輓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在塗上帷之又曰君蓋用漆三在束大夫蓋用漆二在束士蓋不用漆二在束 **疏** 正義曰主云見在者出見于平地坎淺之節也張氏爾岐云在所以聯合棺與蓋之縫者今謂之銀錠扣見在者坎不沒棺其見於上也 **注** 云肆埋棺之坎也者說文肆作煉云瘞也瘞與埋義同故謂埋棺之坎為肆也云掘之於面階上者檀弓云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於西階上掘坎也云在在要也者漢時名在為小要故以釋之引喪大記君殯用輓輓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輓輓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在塗上帷之者證見在之制彼注云輓猶故也屋屋殯上覆如屋者也輓覆也暨及也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輓輓殯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輓不不龍輓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輓置棺而牆

下就牆櫨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櫨中狹小裁取容棺
士不攢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尙幽闇也士達于
天子皆然今案檀弓曰天子之殯也鼓塗龍輅以梓加斧
于梓上畢塗屋廔大記但云君殯用輅故知謂諸侯也鄭
又引廔大記君蓋用漆三衽三東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東
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東者證衽之制孔疏云衽謂燕尾合
棺縫際也東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
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東也大夫士用橫衽有二每衽
有束故云二衽二東也士卑不漆二衽二東與大夫同檀
弓云棺束縮二橫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橫唯二束此
文是也今案檀弓曰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鄭注衡當
爲橫衽今小要孔疏云棺束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
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二行也衡三者橫束者三行也
衽每束一者衽小要其形兩頭廣中央小先鑿棺邊及兩
頭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每束之處以一行
之衽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
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據此則衽有豎者有橫者豎者兩
頭各二君大夫士同橫者則君兩旁各三大夫士兩旁各
二廔大記所謂三衽三東二衽二東蓋指橫者言之也又
孔疏以衽爲燕尾本廔服注衣衽之制也或曰棺衽以木

為之兩端大中央小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

銀錠扣之說較勝

軸也狀如牀

軸其輪輓而行

皆周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棺一梓棺二四者

入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鄭注大

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天子之棺四重以內說而出也然

則大棺及屬用梓槨用他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

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槨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

庶人之棺四寸趙簡子云不設屬槨時僭也今案棺制此

二經及注具之矣棺入主人不哭者朱子曰動尸舉棺擗

踊無算然殯斂之際亦當綴哭臨事務令安固不可但哭

而已此其義也升棺用軸者斂時第以軸升棺而不以殯

與天子諸侯用輅以升棺輅亦入殯中者異矣故下遷祖

仍用軸蓋棺蓋也蓋在下謂升棺時蓋仍在堂下俟置棺

于肆然後舉以升歟氏謂蓋在棺下恐非注云軸輅軸

也輅狀如牀詳旣夕

禮遷于祖用軸下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膾饌于西坵南

旁也為舉者設盆盥於面

疏正義曰喪大記曰熬君四種

四筐加魚脂焉鄭注熬者煎穀也土喪禮曰熬黍稷各二
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梁君四種加以稻
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于左右周禮舍人喪紀共熬穀
小祝設熬鄭注亦引喪大記及此經爲證今案說文云熬
乾煎也熬或从麥作藝方言云熬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
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經言黍稷二種也各
二筐四筐也又云有魚脂皆與喪大記合但彼云加魚脂
謂加於黍稷之上此云有謂筐中有魚脂則魚脂與黍稷
共筐矣饌于而拈南爲陳盆盥此說非也鄭注小祝引此經
句謂饌于而拈南爲陳盆盥此說非也鄭注小祝引此經
連引饌于而拈南爲陳盆盥此說非也鄭注小祝引此經
後設于棺旁是可證矣注云熬所以或蚍蜉令不至棺
旁也者爾雅釋蟲云蚍蜉大螳學記蛾子時術之鄭注云
蛾蚍蜉也蛾一作蟻卽俗所謂馬蟻鄭於舍人小祝注皆
以或蚍蜉爲說注喪大記云將塗設于棺旁所以或蚍蜉
使不至棺也孔疏云熬謂火熬其穀使蚍蜉聞其香氣會
穀不侵尸也加魚脂亦爲或蚍蜉但此注後人多疑之敖
氏云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得復奠於其側雖有奠在室而
不知神之所往故置此于棺旁以盡愛敬之心也然不以
會而用熬穀不以牲而用魚脂亦所以異於奠也歟沈氏

形云祭奠之事於主設俎豆敦錡於重懸二鬯鬯鬯於主
戴苞管籥甒於殯設熬黍稷魚脂鬯重以先主而略於主
殯以先葬而小於葬事異義同故殯之設熬黍稷猶重之
懸二鬯鬯也熬黍稷之異於苞管籥甒猶鬯之異於俎豆
敦錡也蓋不知何地之可以棲神故無之而不設飲食不
知何飲食之可以飲神故相變而殊其品此誠孝子事鬼
神之至情故說得之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注謂以或蚘
蟬不至棺旁其說是也蓋新掘之士蚘蟬必多置熬於此
以或之則蟬且畢聚於熬徹熬而蟬隨之則埽中無蟬而
極可免於蠹蝕此禮之取善者注發其端而未竟其說致
動後儒之疑又云此當設於掘埽時既塗徹之今案吳氏
申注卻有意義但云既塗徹之則於下經文顯背又敖氏
沈氏之說亦於理為近故竝錄之云為舉者設盆盥於面
者此注補經所未及也上小斂經云面方盥如東方注云
為舉者設盥為舉尸者設也此大斂亦有舉尸之事下云
士盥位如初注云亦既盥竝立面階下則是面方有盥亦
如小斂時矣而經未言及故注補之所以補於此者以熬
黍稷饌于面玷南此盆盥亦饌于面故類及之猶小斂時
經云牀箒夷衾饌于面玷南下即云面方盥如東方也此
注云為舉者上西方盥注亦云為舉者蓋指舉尸者言若

設於東方之鹽則注云為奠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

魚鱠鮓九膾左胖脾不升其他皆如初合升合左右體升

謂豚體及匕俎之陳如小疏正義曰大斂陳三鼎盛於小

斂時合升四鬯亦相互耳云魚之美者洞庭之鱣廣韻鱣出洞庭湖易井谷射鮓鄭

注鮓魚微小廣雅鮓鮓也鮓一作鮓俗作鮓蔡氏德晉云

鮓鮓魚也其性相附故名鮓段氏玉裁云鮓鮓皆常用之

魚也釋文鮓市轉反劉市專反姜氏兆錫以為當音團謂

即山海經黑水之鮓魚似鮓而僂尾恐非王尚書經義述

聞云魚鱣鮓九者或用鱣或用鮓其數皆九也當以魚鱣

鮓為一句九為一句士虞禮記升魚鱣鮓九當以升魚鱣

或締或布而兼言締布也否則鮓鮓並用而欲合其數為

九孰多孰少乎謹案述聞之說是也喪大記孔疏云特牲

士脂用兔少牢大夫脂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

屬李氏如圭云凡言合升者皆并體升體解則否凡脂用

全此及虞禮用左胖者喪禮略敖氏云凡脂必去脾不以

豚解體解合升胖升而異注云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

有鼎之陳如小斂時者前小斂惟豚一鼎此陳三鼎有魚
七俎是其異者其他豚解為七體及陳俎七皆如小斂時也
云合升四鬯亦相耳者小斂四鬯為七體文互見耳
燭燭也餼東方之餼有燭者堂雖疏正義曰燭大記曰君
明室猶闇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疏堂上二燭下二燭大
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鄭注燭所以照
饌也滅燎而設燭今案饌在東堂下此云饌東則在東堂
下之東也云俟者此時陳於此俟奠乃用以照室下云燭
升自阼階是也注云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者以其大
斂奠在室之奧取為隱闇滅燎陳設衣物雖在既明之後
而室中隱闇仍須燭照之故云堂雖明室猶闇也云火在
地曰燎執之曰燭者以此燭係人執
之與上為燎于中庭異也餘詳燕禮

右陳大斂衣奠及殯具

祝徹盥于門外八升自阼階丈夫踊

祝徹祝與有司當徹

盥於饌東有巾大斂設

疏正義曰自此至通饌言徹小斂
奠之事徹之為將大斂也周禮

大祝大饗徹奠儀禮釋官云此奠徹者夏祝也升自阼階
大夫踊義見前注云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之奠者
有司謂執事者注以經但言祝徹故特明之見徹者非祝
一人也敖氏云祝徹題下事也唯言祝見其尊者耳是也
云小斂設盥於饌東有巾大斂設盥於門外有威儀者
以大斂設盥變於小斂是有威儀小斂盥有巾則大斂亦
有巾也下旣夕言夙興設盥于祖席門外此不祝徹巾授
言設略也李氏如圭云盥當亦于饌奠後設之祝徹巾授
執事者以待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
覆小斂奠者宜先徹上祝受巾巾之祝還徹醴也
注云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者褚氏寅亮云
祝徹巾而不言降授執事者則在尸東可知矣執事受而
立待則位宜如前阼階下也
謂執事以巾置于饌俱誤云為大斂奠又將巾之者此釋
待字意前小斂奠用此巾今大斂奠仍將巾之故云以待
也云祝還徹醴也者祝旣授徹饌先取醴酒北面相待俱
巾還徹醴下文而言也
降疏正義日敖氏云饌字誤當作奠褚氏云奠亦可云饌
不必改今案緒說是也取醴酒亦祝及執事者一人

如前奠時吳氏廷華云醴酒先升而後設此先取者以降

仍在前也注云北面立者立以待取簋豆俎者俱降也

必相待俱降者以升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

人踊設于序西南當面榮如設于堂為求神於庭孝子不

馬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設疏正義曰敖氏云其餘謂取

于序而南者畢事而去之籩豆俎者也先設者先取

之後設者後取之既取俟執醴酒者行而從之俱降此新

奠設於既殯之後而舊奠乃徹於未斂之前者為辟斂故

爾今案取先設者或設謂甲設豆此時仍取豆乙設籩此

時仍取籩義亦通出于足降自西階亦由尸足北轉而面

而降自西階也婦人踊義見前設于序而南當面榮者謂

徹小斂之奠改設于西序之而南其北值而榮蓋在庭之

而也敖氏謂設于西堂降自側階後儒多駁之以經明云

降自西階乃云設于序而南又云如設于堂則在庭而不

在堂明矣且凡言當東榮當西榮皆據在庭者言之敖說

誤甚榮制詳士冠禮注云為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

親須臾無所憑依也者謂既設於堂復設於庭不知神之

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復求於此也奠以依神此時舊奠

已徹而新奠尙未設故徹之而仍設於此俟新奠設乃去之雖暫不忍使其無所憑依也云堂謂尸東也者謂此設于庭一如堂上尸東陳設之次第也云凡奠設于序而南者畢事而去之者凡奠謂此小斂奠及後各奠也賈疏云將徹後奠則設先奠于序而南待設後醴酒位如初執事奠事畢則去之不巾以不久設故也

豆北南面東上

也如初者如其醴酒北面上也執醴尊不爲便事變位

疏

正義曰醴酒謂執醴

執酒者執事謂執豆俎之人立于豆北待執醴酒者設訖隨之同適新饌也注云如初者如其醴酒北面上也者前奠于尸東時執醴酒者先升北面而面上今設于庭時仍北面而面上是位如初不變也云執醴尊不爲便事變位者以執豆俎之人前立于俎北面上今東上者爲事訖向東爲便是變位矣故云執醴尊不爲便事變位也李氏如圭云下徹設大斂奠醴酒北面上豆而面而銷立于豆北南面而銷俎既銷立于執豆之而東上酒銷復位醴銷于面與此同則亦執簋豆俎者乃適饌東方之**疏**正義曰適饌變位而執醴酒者不變也注云東方之新饌者經但言適饌事者適新饌處以待事注云東方之新饌者經但言適饌注恐人不辨何方故特明之適之者以大斂訖將設新饌

傳
解於
室也

右徹小斂奠

儀禮正義卷二十八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帷堂

徹事畢

疏

正義曰自此至主婦亦如之言大斂之事吳氏廷華云小斂訖徹帷至是帷之以徹事畢

將大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

袒

袒大斂變也不言髻免

疏

正義曰小斂後婦人位在阼

子將升故也親者謂眾主人也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則在尸東矣婦人由阼階上轉而西東面亦出

于足可知也○注盛氏集編本據賈疏及集說於大斂變上增為字云袒大斂變也者前小斂袒斂畢乃襲此將

大斂故又變襲為袒也云不言髻免髻髮小斂以來自若矣者以男子髻髮免婦人髻自小斂以來俱若是未改故

不言也至成

士盥位如初

亦既盥竝立西階下

疏

正義曰如初如小斂時也小斂士盥

服乃易之
布席如初
亦下莞

二人以竝東面立于西階下俟舉尸此
布席如初
亦下簞鋪

於阼階上於疏正義曰如初謂席之下莞上簟亦如小斂

者下記及禮記多言大斂于阼是也鋪亦布也禮記曰公

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即布席也云於櫨間為少南者賈

疏云以其在阼階上故知商祝布絞衾衣美者在外君

綏不倒至此乃用君疏正義曰商祝布絞衾衣布于

紵次衾次衣美者在外指衣言此時先布之則斂時在外

也君綏先祭服祭服先散衣美者即指君綏言秦氏憇田

云服之美者其如君綏大斂用之所以章君之賜也故在

外而不在于內故氏云君綏不倒尊也以祭服視散衣則祭

服為尊以君綏視祭服則君綏為尊惟君綏不倒則祭服

亦有倒者矣今案喪大記云小斂大斂祭服不倒此經小

斂言祭服不倒大斂言君綏不倒者喪大記統君大夫士

言故以祭服為尊此士禮故以君綏為尊小斂不用大斂

用之也李氏如圭云襲以明衣裳親身則祭服美者居外

小斂衣美者在中大斂衣美者在外三相變注云至此

乃用君綏主人先自盡者以斂時在外為上服主人不敢

以己衣加於君綏之上故先自盡其衣至大斂而後用君

也祔有大夫則告

後來者則告以方斂非斂時則當降拜之

[疏]

正義曰有大夫則告謂此時有大夫

來

則告以方斂也

檀弓曰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也

注云後來者謂方斂之後而來對未斂之先來者言也

主人

小斂後位在下階下若未大斂之先而有大夫來當

即拜

之此方斂不及拜故使人告之也云非斂時則當降

拜

之者此鄭申釋經意言大夫來非當斂時則主人雖在

堂上

亦當降拜之矣敖氏云告謂告以主人方有事未及

拜

賓也非斂時則位在下來即拜之語尤明切儀禮經是

周公

作敘次叙完密禮記是後人所記時有參差鄭氏注

亦不

能無出入如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昉是

此經

之傳此經敘有大夫則告於布席布絞衾衣之下

正所謂

當事也鄭注檀弓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

告也

據此經釋之是矣而又云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此

出字

便含泥蓋意欲牽合喪大記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

則出

之文也案喪大記則出與下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

出皆

為出於室蓋始舛男女哭位俱在室也小斂後主人

位在

阼階下無所謂出又喪禮非君命無出門迎法則亦

不得

以出為出門喪大記之文本與禮經不合前已辨之

喪大

記云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

斂爲君命出土之喪亦指未斂言也此經未斂唯爲君
命出若如記文則未斂於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而檀弓
經云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而檀弓
注又云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此出字何指邪孔賈二疏
欲合檀弓喪大記爲一而於出字終多齟齬至襚記云當
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孔疏引崔
氏云謂斂竟時也與此經尙合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
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卽襚記所謂大夫至
雖當踊絕踊而拜之也又云主人復位踊襲卽襚記所謂
反改成踊乃襲也此在旣大斂之後也又下記云大夫升
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旣馮尸大夫逆降復位注云視斂
姜氏兆錫欲與此經牽合爲一謂此記擯者以主人當事
告而大夫因升視斂以降也劉氏台拱遂云有大夫則告
告大夫使升視斂也注恐未然今案記所云大夫升自西
階視斂當指未斂時先至之大夫言君於士尙視斂豈大
夫先至而不視斂乎記又云大夫逆降復位明是先已在
位可知若後來者聞告而升視斂則先本無位安所謂復
以是考之姜氏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
劉氏之說非矣

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疏

正義曰士舉遷尸謂自堂上兩

階下位主人踊無算亦如小斂也卒斂徹帷謂卒大斂而徹帷自是不復帷堂矣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均如小斂時也主人面而主婦東面喪大記曰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此雖記君大斂禮儀節亦略與士同

右大斂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

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

正義曰自此至踊襲言殯於西階上之事○奉尸斂于棺謂自阼階上奉尸斂於西階上棺中踊如初亦踊無算也乃蓋謂加蓋于棺也吳氏廷華云亦士舉男女奉之經言主人者明所統也敖氏云納尸於棺則尸藏不見矣故亦以斂言之蔡氏德晉云殯時亦南首經不言者自始从遷尸以來皆南首故不必言也注云棺在肆中者前升棺時已置棺於肆中至是奉尸入棺所謂殯也以經言斂未言殯故注明之又引檀弓以證之客位而階上也檀弓曰

飯於闕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賓於客位祖於庭葬於
墓所以即遠也坊記同案飯後有龔尸遷於龔牀之事既
乃遷於戶內小斂後又有奉尸於堂兩楹閒之事既乃遷
於阼檀弓坊記亦舉大略言之耳公羊傳定元年正棺於
兩楹之間何休注云禮飯含於闕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
楹之間大斂於阼階賓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
子之恩動以遠也又云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
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
殯而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肄北面於西階東
成服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肄疏曰正義
夫之後至者即上注云後來者告以方斂未及拜故既斂
於棺即降拜之義竝詳上北面視肄注云北面於西階
東謂主人降拜賓後即往堂下西階東視肄也吳氏廷華
則謂升階視之塗必親蒞之也今案吳氏之說似長經不
言升階眾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下之階上
文省耳眾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疏正義曰眾主
階下之位婦人東復位復阼階上之位方氏苞云揭眾主
人婦人之復位則主人奉尸斂于棺皆從至西階視蓋與
婢可知矣遷尸者士而男設熬翦一筐乃塗踊無算以木
女奉之皆如初亦可知矣

上而塗之疏正義曰敖氏云壺大記注引此云旁各一筐

為火備疏是此經脫一各字也各各黍稷也每旁二筐

先大父三禮札記云此經無各字有三證孔疏述注無各

字一證也鄭注周禮小祝亦引此經作旁一筐無各字二

證也壺大記注末云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若

如敖說每旁二筐則與此注自相矛盾矣三證也記注各

字當為衍文今案旁一筐者謂首足左右四旁每旁一筐

也敖說非乃塗踊無算以尸柩不見也注云以木覆棺

上而塗之者即壺大記所謂塗上也殯之卒塗祝取銘置

制尊卑不同而必塗之者皆以為火備也

于埽主人復位踊襲疏正義曰卒塗祝取銘置

重今殯訖取置于埽賈疏云銘所以表柩故也儀禮釋官

云此取銘者周祝也今案卒塗而後言主人復位則殯時

主人悉蒞之也踊襲者復阼階下之位成踊乃襲襪記曰

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在斯時也注云為銘設柩

樹之埽東者或以柩為木名非也柩即足附說文柩闕足

也詩常棣鄂不韡韡鄭箋云不當作柩柩鄂足是也銘之

竿為杠設柩以樹杠如足然故謂為柩也置于埽者置于

埽旁非置于埽上埽而逼近序牆故知樹之埽東也○李

義豐曰喪記卷二下人三

氏如圭云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士庶人三日大夫士三日雖同而士則通殯日數之故喪大記又謂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士之喪二日而殯二日者自殯之明日數也問喪曰殯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今案鄭注喪大記云士之禮殯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于殯者亦得三日也又鄭箴膏肓云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从月从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是也王氏士讓云士庶人皆三日而殯蓋从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連从日數之爲三日曲禮所云从與往日也自始从之奠小斂之奠大斂之奠皆主人不親奠而舍則親之飯則親之馮尸則親之奉尸斂棺則親之視肄則親之哭殯則親之此以見主于哀主于慎者必躬親之而儀物有不及親奉者喪事遽遽孝子之情也

右殯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

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

不復奠於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為安神位

疏

正義曰自此至

室中而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

丈夫踊言大斂奠之事○燭即俟于饌東者巾即前祝徹

以授執事者至是祝仍受巾執之與執席者俱從執燭者

升白阼階入室而設于奧也凡為神設席于室中者皆東

面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是也儀禮釋官云此祝亦

夏祝也注云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者以須燭照之為明

故燭先升敖氏云周人斂用日出故旣斂而室猶闇須用

燭也云自是不復奠於尸者小斂以前皆奠於尸東自大

斂奠以後朝夕奠朔月薦新奠皆尸柩在而階上而奠於

室中故云自是不復奠於尸也餘詳前其所以不奠於尸

而奠於室者敖氏云尸柩旣殯不可復奠於其側故宜奠

於室也今案此即廟祭之始也云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

為安神位者此時未奠而先以巾席設于奧是安神位也

云室中而南隅謂之奧者爾雅釋宮文云執燭南面者以

奠在室之南執燭者須近北照之為便故云南面也云巾

委於席右者設席東面則以南為右吳氏疑義云巾以覆

奠而奠陳于席委巾席右便其事也賈以神為說非○案

敖氏以巾席俱祝執之與注異但奠時祝反降及執事執

人執一物未審可有執二物否俟考

義禮王虞卷二十八禮三五

饌東方**疏**正義曰祝反降階下通東方饌**士盥舉鼎入面**

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髻三列膾進祗如初如小斂舉

杜載之儀魚左首設而在南髻脊也左首進髻亦未異**疏**

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舛也古文首為手髻為耆

正義曰鼎入亦設於阼階前北上以豚為上也魚三列則

是每列三魚三三而九也膾進祗與豚同也**注云魚左**

首設而在南者李氏如圭云左首据執者言之面面設于

與于席前則右首也今案神席東面以南為右執者面而

以南為左執者必左首進之乃得在南自神席視之為右

首是言左言右雖有不同而在南則同故云設而在南也

但左首之義當以反吉為正詳公食大夫禮云髻育也者

少儀字作鰭注亦同云左首進髻亦未異於生也者公食

禮魚七編俎寢右注云寢右進髻也是生人會法若少牢

禮言首進腴則異於生人矣此言進髻是未異於生也云

亦者上小斂奠進祗注云未異於生此云亦亦進祗也少

牢賈疏云鬼神進腴者腴是氣之所聚生人進髻者髻是

脊生人尚味故也云凡未異於生者不致舛也者賈疏引

檀弓云之舛而致舛之不仁而不可為也進魚不異於生

是不致舛也云古文髻爲耆者說文髟部無髻字龍部龍
下云龍耆脊上龍龍也段氏玉裁云許於此字從禮古文
不從禮今文耆耆老也老則脊隆故凡脊曰耆或作髻因
馬鬣爲此字也胡氏承珙云案漢書揚雄傳充鉉癢耆孟
康服虔皆以耆爲馬脊鬣文選七發薄耆之炙亦止耆
後乃加髟作髻或又作髻少儀夏右髻上林賦捷髻掉尾
此皆耆之今字鄭以髻
字經典承用故從今文

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如初祝
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此祝

云夏祝及執事盥此不言盥省文注云如初奠由楹內
祝先升者謂如小斂奠祝執禮先升也餘詳前

入于室醴酒北面亦如初
疏正義曰楹內東楹之而謂執禮

由東楹之而入于室也敖氏以楹內爲東楹北非下由楹
而謂而楹之而也注云亦如初者指醴酒北面而言上

小斂奠執醴酒北面而面上此醴酒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
亦北面與小斂同故云亦如初也

脯豚當豆魚次膾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右菹菹在醴南

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疏正義曰豆有二言右設者統於席醴當栗南酒當脯南疏注則左醴可知矣栗脯兩簋也豚當豆當兩豆之東也魚次在豚俎之東也脂特于俎北在豚魚兩俎之北也醴酒在簋南在栗脯之南也巾如初亦如小斂奠設饌訖巾之也此先設豆簋而後設俎設醴酒其序亦如小斂也注云右蒞蒞在醴南也此者席東面以南為右北為左云右蒞是蒞在醴南也云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者案豆右蒞與魚右首同而魚言左此言右與魚異者魚據執者言之執者面嚮南為左故云左首豆據席言之席東嚮南為右故云右蒞載謂魚載于俎設謂豆設于席載據執言之設據席言之故云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也云醴當栗南酒當脯南者上云栗東脯是栗在而脯在東此醴酒在疏籩南亦醴在而酒在東故云醴當栗南酒當脯南也疏饌

者出立于戶西而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

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為神馮依之也

疏

正義曰既饌者謂既置

饌而出於室也立於室戶而當南面以西為上俟祝出同降也祝後闔戶者祝饌醴取後因闔戶也祝後出而先降

執事者從之故云先由楹而降自西階也楹面西楹之面也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敖云經惟云闔戶是牖未嘗啓明矣賈疏云重主道爲神馮依之故丈夫取以爲踊節也○禮經釋例云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案士禮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疏云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方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爲踊之節也又云奠者降反位必由重南東者以其重主道神所憑依不知神之所爲故由重南東而過是以主人又踊也大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注爲神馮依之也君臨大斂畢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注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旣奠由重南東時也疏云上文大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直有君與主人丈夫踊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朝夕哭乃奠升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朔月奠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有薦新如朔奠旣夕禮朝廟奠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注節升降疏云奠升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東主人踊此不言婦人文義禮正義卷二十八卷三

不具也既夕記朝于廟奠升階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
疏云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此奠時要
節而踊也士禮徹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既徹出于
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徹朝夕奠及朔奠從奠不云踊者文不具
自西階婦人踊徹朝夕奠及朔奠從奠不云踊者文不具
也徹無由重南東之踊節者變于奠也此徹時要節而踊
也皆奠于堂室者故以升階降階爲節既夕禮設祖奠布
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大遣奠奠者出主人要節而
踊注亦以往來爲節奠由重北而西奠由重南而東疏云
時由重北而西既奠由重南而東此奠饌在輅之東言由
重北者亦是山車前明器之北鄉樞車面設之設訖山樞
車南而東者禮之常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將祖徹降奠
主人要節而踊注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
徹者由明器北面而既徹由重南東疏云上篇徹小斂大
斂奠時皆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今奠在庭
無升降之事直有往來經云要節而踊明來象升丈夫踊
去象降婦人踊但此經直云主人要節知有婦人亦踊者
以下經徹祖奠時婦人男子並有踊文則知此要節踊內
亦兼婦人也徹祖奠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注
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

也自重北面而徹疏云小斂奠者門外盥訖升自阼階
丈夫踊今徹者亦門外盥訖入由重東主人踊故云猶其
升也此徹時要節而踊也皆奠于庭者故以來去爲節來
象升階去象降階也至于從柩而行之夕奠亦設于堂從
柩而降之朝廟奠亦設于庭
皆不要節而踊者再設故也

右大斂奠

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

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疏**正義曰自此

次言送賓送兄弟及出就次之儀○賓出婦人踊主人不

踊者以方拜送賓也于門外亦適寢門外也下同主人復

入與兄弟北面哭殯親之誼與賓異也**注**云小功以下

至此可以歸者以兄弟出主人拜送與賓出文同故知歸

也喪服傳雖有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然此經但言主人

眾主人不言親者則親者亦在兄弟之中故鄭別之云小

功以下至此可以歸以小功以下疎遠也賈疏云既殯雖

歸至朝夕朔奠之日近者亦入哭限也若至葬時皆就柩

所故既夕反哭云兄弟出主人拜送今案此說是也云異門大功亦存焉者存在此也鄭意以大功有同門異門之分異門者雖稍疎然視小功以下為親此時方殯尚未成服不特同門之大功在此未歸即異門之大功亦在此未歸故云亦存焉也賈疏以存為歸故引既夕反哭兄弟出主人拜送注為證誤甚彼注云異門大功亦可以歸賈以亦存焉即作亦可以歸解注語不嫌重複乎且彼於三月既葬反哭之後而云亦可以歸此方喪三日而即云亦可以歸又何太無區別乎喪大記曰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彼謂期服者也期服及同門大功之親卒哭而歸異門之大功反哭而歸小功以下既殯而歸是其差次故賈氏以既夕注證亦存之為歸培輦即以彼注而證亦存之為亦在未歸也

眾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

餘詳訂疑

揖就次

次謂斬衰倚廬齊衰至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總麻有牀第可也

疏

正義曰言眾主人出門哭

止則上主人入及兄弟哭殯時眾主人亦在哭位矣東方寢門外之東方闔門自內闔之殯宮宜清靜也主人揖就次者主人拜送兄弟後即不復入于是揖眾主人而就次眾主人亦各就次也美氏兆錫云上文兄弟等為旁親眾

主人等爲嫡屬故但云出門不云拜送而且皆面于東方以待就次矣揖蓋示使就次然方氏苞云主人既殯就次而後有苦有塊則未殯之前有坐起而無寢興明矣注云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總麻有牀第可也者次喪居之總名喪大記曰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注謂不就其殯宮爲次以居是也服有輕重則居亦有異故鄭分別言之倚廬室詳喪服傳斬衰章間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室芻藿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鄭所本也喪大記亦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據此則父母之喪無論斬衰齊衰皆居倚廬也間傳言大功寢有席小功總麻牀鄭云有帷帳有牀第是又推而言之也或以鄭云異門大功及小功以下歸與間傳不符案異門大功亦歸是賈之誤解小功以下鄭云可以歸言可原屬權許之辭其有誼重而顧居于次者禮亦不禁之也但小功總麻不徒有席而又有牀第則幾與常居無異是服之至輕也

右大斂畢送賓送兄弟及出就次之儀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旣布衣君至

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披弁服襲裘主人

成服之後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拜送言君臨視大斂之
往則錫衰疏儀○喪大記曰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之
勇又曰士在殯壹往勇案君於士禮宜既殯而往弔其有
加恩賜者則視大斂故云君若有賜勇則視斂也言若有
則不有者其常也既布衣君至者敖氏云君欲視斂則使
人告喪家故主人不敢升堂而先布絞衾衣以待其來
案喪大記曰大夫之喪既鋪絞衾衣君至又曰大夫士
既殯而君往勇使人戒之言既殯而往使人戒則未殯而
往亦使人戒可知敖本此爲解其說是也襍記曰公視大
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案襍記公升乃鋪席與喪大記不
同吳氏廷華疑義云所傳者異當以此經爲斷是也注
云賜恩惠也者鄭以視斂爲加賜於常禮之外故爲恩惠
又注喪大記云爲之賜謂有恩惠是也云斂大斂者據喪
大記文也案喪大記又曰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
斂勇孔疏云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
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卿也
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
宮簫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
事而往可也故鄭云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今案據此則
卿小斂而往是常加賜則未襲而往大夫大斂而往是常

加賜則小斂而往士既殯而往是常加賜則大斂而往故
知此視斂爲大斂非小斂也云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
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案弔服主人成服之後與未成
服之前異而未成服之前小斂後與小斂前又異喪服小
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鄭
注未喪服未成服也旣殯成服是成服之後乃錫衰與未
成服之前異也檀弓曰子游弔裘而入喪大記曰弔者襲裘加武
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喪大記曰弔者襲裘加武
帶經鄭注始舛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
加武與帶經矣是小斂後乃襲喪與小斂前又異也所以
然者賓之弔服當視主人之服以爲節始舛主人笄纓淡
衣而已故弔者裼裘小斂後主人變而袒括髮故弔者襲
裘帶經成服而後主人斬衰故弔者錫衰周禮司服弔服
有錫衰總衰疑衰三者皆主人成服以後之弔服故鄭云
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以後往則錫衰也往卽
喪大記士在殯壹往焉之往謂往弔也又鄭注文王世子
云君於卿大夫錫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與
此注異者蓋此經言視斂注言錫衰皆據加恩惠者而言
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則其常也賈疏謂此士於
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同是已君加恩惠於士當視

斂或有故未視斂既殯而往則服錫衰以示加賜也文王世子疏云士遠禮注云錫衰者謂士有後選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有明文故為錫衰也今案孔疏前一說與賈同後一說恐非注意又敖氏謂君視斂朝服襲裘加經與帶成服之後弁經疑衰沈氏形云此皆鄭是而敖非案禮記服問云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但言為卿大夫不言為士是為士雖當事不弁經也重服不以弔微書不弁經則皮弁旣皮弁則亦皮弁服矣今案朝服是繼布衣皮弁服是白布衣此視大斂旣旣小斂之後不立朝服郊特牲曰皮弁素服以送終則視斂皮弁服為宜又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鄭以為弔他國之臣則弔士以皮弁亦所以別於本國之卿大夫弁經也沈氏謂鄭是而敖非其說確矣餘詳喪服記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下

眾主人袒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疏**正義曰前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敬君命也此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即不哭皆以君親至而加敬也還入門右北面以變服不敢迎於馬前故見馬首

卽還也門廟門也及眾主人祖者斯時主人及眾主人蓋
皆北面在中庭以南近門俟君之入也褚氏寅亮云君不
視斂主人先祖而後布絞紼衾衣等今因君親來故先布
衣以俟至出迎君後始入而袒也此不哭固爲敬君矣但
鄭注喪大記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云巫止于廟門外視
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義亦可參看巫止于廟門外視
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小臣
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
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
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前疏正義曰李
後君升則俠阼階北而凡宮有鬼神曰廟氏如圭云
此殯宮而云廟門外神之書顧命成王崩于翼室而曰諸
侯出廟門俟是也巫祝皆接神者先大夫儀禮釋官云巫
男巫祝喪祝周禮男巫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喪祝上士二
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男巫當下士四人喪祝當中士爲
之又云小臣周禮上士四人此二人先二人後喪大記君
之喪浴小臣四人抗衾然則諸侯小臣亦四人後又云左
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
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則小臣執戈蓋君之常衛今案二

人後亦執戈經不言者省文此巫祝小臣皆從君而來者也注云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周禮男巫職文彼注云招福也弭讀為救救安也安凶禍也引之者以从喪是凶禍事巫掌招弭故君弔使從也云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周禮小臣職曰掌詔相王之小法儀又曰正王之燕服位今云掌正君之法儀鄭蓋兼言之也又周禮大僕職曰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天子有大僕詔法儀故小臣詔其小者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故云正君之法儀也云王弔則與視前亦男巫職文周禮喪祝職亦云王弔則與巫前也引植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所以異於生也者彼注云為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薦茢菰著可埽不祥云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者此鄭分別天子諸侯差等以植弓巫祝桃茢並具為天子禮諸侯使祝代巫執茢為下天子但此經並無執茢之文據檀弓注則巫祝桃茢是未襲以前君臨臣喪之禮故孔疏云鄭注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亦去之今案此經君視斂在已襲之後而鄭云云者鄭欲解天子諸侯禮異故兼執茢言之其實止取證祝

代巫前耳。魯大記曰：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彼是既殯而
生，故亦無執芻之文。儀禮釋官云：周禮王弔男巫，巫祝俱
前。諸侯弔廟門外，則巫前至廟門，則祝代之前，是下天子
也。李氏如圭云：春秋傳曰：楚康王卒，楚人使魯公親視魯
人患之，乃使巫以桃茢先殯。檀弓亦云：桃茢執戈惡之。
據此禮及魯大記，皆不云桃茢先起於周之末造。歟？案劉
氏微有君臨臣喪，以桃茢先起於周之末造之論，謂生也。
而愛外也，而惡是教之忘生，背外也。李說蓋本於此。江氏
筠云：桃茢之所自起，乃是惡，所以致其外者，而豈其惡外
者哉？今案江氏此說甚善。據鄭注：檀弓云：為有凶邪之氣
在側，又解所以異於生也。句云：生人無凶邪，則是所惡在
凶邪之氣，非惡外者。故桃茢用之於初外，未襲之前，而既
襲以後，即不用之，亦可以得禮意矣。云：小臣君行，則在前
後君升，則俠阼階北面，鄭言此者，欲見小臣執戈前後乃
君之儀衛。平日出入，皆如此。非因弔喪而然也。故周禮大
僕職云：王出入，則前驅。小臣云：王燕出入，則前驅。魯大記
曰：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彼注
云：小臣執戈先，後君升而夾階立，與此同也。云：凡宮有
鬼神，曰廟者，以此殯宮是。君釋采入門，主人辟為君禮門。
適寢而亦云：府故解之也。君釋采入門，主人辟為君禮門。

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禮運曰諸疏正義曰
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諛疏入門入
廟門也方氏苞云君入門而辟不敢以凶服近君也俟君
升而後哭拜於中庭君升之而後就西楹東以視斂哀敬
竝仲如此大記注云釋采者祝為君禮門神也者案此經作
采而喪大記兩言君釋采字俱作采故鄭解為禮門神與
彼同也云祝為君者以祝主接神此經祝代巫先故知祝
為君禮門神也禮記月令文王世子俱有釋采之文而周
禮大胥云舍采鄭注舍即釋也采讀為菜始入學必釋菜
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占夢乃舍萌于四方鄭注舍萌猶
釋菜也此鄭解采為菜之義注不破采為菜者以喪大記
作菜人所習知也引禮運者證無故不來之義喪大記注
亦云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萬氏斯大以釋
采為釋去吉衣其言曰以君之尊而下臨臣喪必禮其門
神而後入竊疑於禮未安蓋先儒緣喪大記譌釋采為釋
菜遂以為禮門神喪大記後人所述因古有釋奠釋菜之
禮遂譌釋采為釋菜不知采與菜不同釋菜者祭禮之細
釋采者釋去吉衣也服問云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此指
成服後言大斂時未成服君未錫衰吉服而來不可即以
吉服入故釋而去之以著其哀也豈禮門神之謂哉今案

周禮大胥注引或說云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
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又呂氏春秋仲春
入舞舍采高誘注云舍猶置也初入學必禮先師置采帛
於前以贊神也此皆不以采爲采與鄭異又夏小正萬用
入學傳云大舍采洪氏震煊欲解舍采爲解釋采衣培蠶
嘗詒書洪氏謂入學舍采當從康成作釋采解以學記皮
弁祭采明云祭則其爲祭先師之禮無疑也若此經釋采
萬氏說似亦可從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鄭注列采正服
襍記麻不加於采鄭注采玄纁之衣古時冕服皆玄上纁
下朝服亦玄冠玄衣皆吉服此時大斂主人雖未成服然
亦不可以吉服臨之故釋采而後入門君升自阼階西鄉
竊以爲萬氏說於經亦合故竝錄之

祝貢壙南面主人中庭

祝南面房中東鄉君牆謂

疏正義曰君

升自阼階者郊特性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
也而鄉鄉尸也此經不言君位所枉喪大記大夫之喪君
視斂則云卽位於序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則云卽位於
阼孔疏引盧云卽位於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
成辟執事故卽位於序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
卽位於阼階然則此經君視斂當亦升阼階而位近序端
義盡臣矣

也祝負壝南面謂在房外堂上背東房之牆而南面也

注云祝南面房中東鄉君者案中當為戶之謫喪大記注

云祝負壝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孔疏謂祝在君之北立

於房戶之東此其明證蓋斯時君位近序端祝必立於房

戶之東背當房之壝乃可南面鄉君若以為在房中之東

則是面壝而立不得云南面鄉君矣各本皆作中誤甚今

正祝必鄉君者為詔禮賈疏云案喪大記云君稱言祝視

而踊鄭注祝視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故須鄉君也

云牆謂之壝者堂上惟東面牆謂之序其房室之牆則皆

謂之壝也云主人中庭進益北者賈疏云前主人先入門

右中庭之南今云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必不敢

庭明益北至庭也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必不敢

卒斂疏正義曰君哭鄉尸而哭也主人哭拜稽顙拜君臨

事疏也禮經釋例云凡君臨大斂及使人弔襚賁主人

皆拜稽顙成踊注云不敢必君之卒斂事謂不敢必君

之終視斂也故氏云自此以下六節每節之畢主人輒出

皆為不敢久問君也虛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事大斂疏正義

大記曰出俟於門外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事大斂疏正義

曰謂君命主人反行大斂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命

事也復位復中庭之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命

之使
升疏

之使
升疏

南面是
得升視

南面是
得升視

西尸
階扭
立兩

西尸
階扭
立兩

乃歟
秋公

乃歟
秋公

視斂而
升也

視斂而
升也

上亦北
亦當有

上亦北
亦當有

傳注云公
者襄

傳注云公
者襄

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

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

斂
主
人
降
復

斂
主
人
降
復

降者爲
墮大記

降者爲
墮大記

王良御臣已

良友

100

附录 11

1

大夫逆降君馮後獨升主人則公卿大夫視斂而不馮尸
明矣而後記大夫升自西階馮尸大夫逆降何也以義
揆之舅甥內外兄弟之親同學同官之久亦宜聽其馮若
君大斂不臨則大夫之為親戚故舊者亦有馮尸之禮歟
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
按之凡馮尸興疏正義曰君反主人命之反也主人中庭
必踊今文無成疏仍復中庭之位也君坐撫當心也
注云馮之類必當心又云馮者必坐是也拜稽顙拜君撫
也注云撫手按之者尊但以手撫按尸心身不服膺也又子於父母馮之孔疏云君
云謂服膺心上也是馮則服膺撫不服膺略有區別然總
之皆馮也故喪大記曰凡馮尸興必踊言凡則是總目之
稱此注引之者見君興必踊也然經不言踊方氏苞云記
云君稱言視祝而踊則始入而哭亦宜踊文皆略者以禮
終將出總言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著其凡也云今文無
成者案成踊者謂一踊三跳三踊九跳乃成踊節義詳前
凡君使人弔襚賵無不拜稽顙成踊下拜大夫之後至者
亦成踊則此亦當君反之復初位眾主人辟于東壁南面
言成故從古文也

以君將降也南疏正義曰復初位謂初入門右位注云

面則當站之東疏以君將降也者以君將降而眾主人辟

於東壁也云南面則當站之東者案堂下之牆謂之壁故

土冠禮云通東壁特牲記云饔饔在面壁皆堂下之牆也

李氏如圭儀禮釋宮云自門以北皆周以牆又云牆周乎

堂則堂之東自南至北皆有牆鄭以南面為當站之東謂

東站之東蓋東壁為堂下之東牆辟於東壁而南面則在

東站之東而不往東站之南以東站之東乃為隱處也

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

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君必降者欲孝子盡其情疏正義曰君

往主人之東而鄉命之也君升時主婦及眾婦人當皆辟

於房此云主婦馮蓋亦君命之也喪大記曰君降升主人

馮之命主婦馮之又曰馮尸不當君所鄭注不敢與尊奉

者所馮同處是也欲孝子盡其情者欲盡哭踊之情也

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肆在西階

由便趨疾不疏正義曰奉尸斂于棺亦主人奉之也不言

敢久留君疏踊省文君反之命反視塗也入門左不言

喪禮正義卷三

升蓋在西階東北面視也埽在西階上此入門左亦在君

面故注云由便趨疾以急於就視不敢從容由右也

升即位眾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復

中庭疏正義曰君升即位此時殯訖當即位於阼仍西鄉

位此可知矣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者喪大記曰大夫則

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入門右斯時

塗訖故入門右如初也前主人中庭注以為進益北則初

入門右在中庭以南矣此注云復中庭位即前主人中庭

之位以將視奠乃奠升自西階以君疏正義曰賈疏云凡

宜進益北也君在阼故辟之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節謂執奠始升階

而升而階也君要節而踊教氏云要猶候也沈氏彤云此

時疏正義曰君要節而踊教氏云要猶候也吳氏廷華云要

猶歸也今案此二訓亦未的據樂記要其節奏鄭注要猶

會也荀子行禮要節而安之楊注要邀也邀一訓遇見莊

子釋文然則要節而踊謂會遇當踊之節而踊也主人從

踊謂君踊而主人亦踊也喪大記曰君視視而踊主人踊

是也賈疏云上文大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
南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直有君與主人
丈夫踊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今案鄭賈解此節專就奠
時言之方氏苞則以為總舉之辭據上文君哭尸撫尸俱
未言踊方說似亦可通經言之於此者以奠時亦有踊節
故至此總言之也方說詳上李氏如圭云喪大記曰君弔
見尸柩而后踊然則塗之後雖往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
不踊據此則君不專為奠踊明矣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
將出不敢謹疏正義曰楊氏復云哭尸斂尸撫尸視殯視
訃聒尊者也塗視奠凡六節每一節主人出主人不敢
必君之卒事也君命反主人五至卒奠主人出而君亦將出
之義也今案君反主人者五至卒奠主人出而君亦將出
矣言哭者止則前此眾人等皆哭矣喪大記曰卒奠主
人先俟於門外此解哭者止以君將出而止也謹當喧譁
也眾經音義引蒼頡篇聒擾亂君出門庭中哭主人不哭
耳孔也楚辭注多聲亂耳為聒君出門庭中哭主人不哭
辟君式之辟逋遁辟位也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疏正義
出門庭中哭謂君出庭門而庭中立視五雋式視馬尾疏曰君
外以君出庭中哭謂君出庭門而庭中立視五雋式視馬尾
義豐王義疏卷二十八喪三注云辟逋遁辟位也者逋

遁卽逸巡是卻還之意不敢以變服近君也云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禮主人也者古者惟婦人坐乘男子則立乘而憑在車上有敬意因謂憑軾首憑軾式是法則之名凡云矜式式慎皆有敬意因謂憑軾以致敬於人爲式後人并謂車前橫木爲式也此時君升車將去故小俛以示致禮於主人引曲禮立視也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又解式視馬尾亦注云立平視也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又解式視馬尾亦爲小俛孔疏云車輪一周爲一規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總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寸爲步總爲十六步半賈疏略同此在車上立而平視如此若式時則止視馬尾不能及遠以其俛首故也孔疏云馬引車其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止瞻視馬尾是也

貳車舉乘主人哭拜送
君貳車副車也其數各視其命之等蓋乘象輅曲禮曰乘君之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君弔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疏
正義曰上云巫止于廟門外廟門外矣賈疏云貳車不入大門褚氏寅亮云君在廟門外升車至貳車畢乘則君車出大門矣主人乃哭拜送送

在大門外明甚敖氏謂送於廟門外謬也豈有君使人弔
說尚送於外門外今君親臨乃止送於廟門外平今案
也送拜迎不拜者彼注云拜迎則爲君之荅己也注云
貳車副車也者周禮典路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鄭注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諸侯弔必
有貳車亦其類也云其數各視其命之等者周禮典命上
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
七乘子男五乘是車數如命數也云君出使異姓之士乘
之在後者據坊記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推之謂
貳車亦使異姓乘之在後以爲備也云君弔益乘象輅者
諸侯以金路爲第一等車象路次之注意始謂弔則乘次
等車亦約略言之耳引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
必式者證乘貳車不曠左也彼注云君存惡空其位故不
敢曠左也左必式者孔疏云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恆馮
式也周禮戎右會同充革車鄭注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
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亦引曲禮不敢曠左爲證是其
義同也○朱子曰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撫當心
要節而踊今日之事至於外生之際忽然不相關不啻如
路人所謂君臣之義安在又曰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

勇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愬然古
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黃氏叔暘曰古
者人君於其臣之喪親臨之視斂親撫之其恩禮何厚也
巫不入門祝先之其恭敬何至也升主人馮之又命主婦
馮之其教孝何切也臣於君之臨也迎而先入撫而先降
必俟君命而後馮馮又不當君所且於男女之別亦不
素焉細微曲折無不合禮觀於襲入卽位眾主人襲拜大
此者仁愛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矣襲入卽位眾主人襲拜大
夫之後至者成踊而後至者布衣疏入卽阼階下位於是眾主人
人亦襲吳氏疑義云君至時以斂而袒君在不及襲故君
去乃襲或曰君在宜袒故不襲也今案君不視斂則主人
於大夫之後至者蓋棺後卽袒而拜之此襲而後拜者彼
殯事未畢不宜襲此已畢故俟君之去卽襲而拜之也
注云後至者布衣而後來者賈疏云若木布衣時來卽入前
卿大夫從君之內今別言拜大夫之後至者明布衣後來
敖氏云此後至謂君既至而後來者今案敖說似長以其
至在君至之後故主人不及拜之若君至之前則來時
當卽拜賓出主人拜送君不在之儀
之矣賓出主人拜送

又略其實此時君不在當如常禮故注補之云自賓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謂如前章所陳賓出婦人踊以下諸儀也○張氏兩岐云以上皆喪親第三日事

右君臨視大斂之儀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

既殯之明日

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

疏

正義曰前三日始

此乃成服始去髻髮也故氏云成服者婦已經帶今復以

冠衰之屬足成之吳氏紱云成服通五服之親而言杖則

專指當杖者於是凡有服者各服其冠衰屨斬衰者不括

髮齊衰以下不免而去纁如故婦人墜者笄之而著總亦

去纁如故荀子曰紱纁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

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倚家必踰

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喪大記曰士之喪三日之朝主

人杖婦人皆杖下記三日絞坐張氏兩岐云經云三日除

外日數之實則喪之第四日注云既殯之明日全三日

傳謂立事不若二十八日
始歆粥矣者謂三日而殯連始歆之日數之屬殯有早晚
其始歆之日不全一日故云既殯之明日乃全三日也始
歆粥者言始食乃可出拜君命也賈疏云喪大記三日不
食謂通歆日不數成服日故云三日不食孝經三日而食
者是除歆日數故云三日而食也云禮尊者加惠明日必
往拜謝之者案鄉飲鄉射二篇皆云明日賓拜賜雖吉凶
不同其明日拜謝一也敖氏云此重君命及眾賓謂弔者也拜
之者謝其弔己也吳氏紱云此重君命當急拜餘賓則次
第拜之不定在一日朱氏軾云經言及者因拜君命出故
拜及之否則不拜也云棺中之賜不施已也者敖氏云棺
中之賜謂襚也不拜襚者襚禮不為已也吳氏疑義云拜
其弔不拜其賜亦重禮輕財之義說似較勝引曲禮曰生
與來日者證經言三日為既殯之明日也彼注云與猶數
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歆明日數也歆數往日謂殯斂
以歆日數也此土禮貶於大夫
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是也

右成服

朝夕哭不辟子卯

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
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

疏正義曰自此至乃就次言朝夕哭奠之事。敖氏云朝夕哭謂既殯之後丈夫婦人於每日之朝夕皆哭於殯宮其禮於下見之吳氏廷華云既殯在次哭無時入哭則以朝夕爲節李氏如圭云禭記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自因也自因謂因其故猶朝夕奠惟止哭耳。○注哀至乃哭楊氏乃作則義長據賈疏似亦是則字。云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者經唯言朝夕哭但除朝夕外枉廬中哀至亦哭故鄭補言之哀至之哭卽下記哭晝夜無時注謂非必朝夕是也前此代哭不絕聲至是以朝夕哭不代哭矣云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者賈疏云詩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左傳乙卯昆吾稔之日昆吾與夏桀同時誅則桀以乙卯亡尙書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伐紂之日是紂以甲子亡尙書王者以爲忌日檀弓云子卯不樂是吉事闕也今案檀弓孔疏與此略同經典釋文引賈逵云桀以乙卯日外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是鄭所本也釋文又云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荆卯卯荆子相荆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姜氏兆錫云王者以爲忌日世俗相傳皆失其義蓋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聖人救民取殘之大義而桀紂固君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外日不忍卽吉而避

之沈氏彤去案明陳絳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祥者哀親之外尤重於傷舊君之亡故無所嫌而不祥也王者既然士可知但鄭注檀弓以不舉樂為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又鄭司農注春秋以為五行子卯自荆漢書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為忌乃術家傳會之說不足辨今案姜說沈說是也顧氏炎武云翼奉謂子為貪狼卯為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卽位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千門外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

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門

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辟開也

疏

正義曰婦人在內近殯

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故先哭卽位于堂阼階上也南上統於主人門外廟門外也經言丈夫卽位于門外面外兄弟在其南賓繼之則皆在東方面面矣而文

夫言北上外兄弟言南上賓言北上不同者敖氏云同姓
異姓之親及賓客雖以親疏爲序列於東方而所上相變
明其不相統也其說是矣又云以下文考之則此東方之
賓卿大夫也門東諸公也門西他國之異爵者也然則面
方者其士歟門東門西內之左右也列定而主人乃
卽位於東方之北今案敖氏以面方爲士位亦是至門東
不獨諸公私臣亦在焉門西不獨他國之異爵者公有司
亦在焉盛氏世佐云門東門西乃羣吏之正位諸公與他
國之異爵者不恆有有則不可與卿大夫同列故位於此
而少進所以尊異之也李氏如圭云賓弔賓也少儀曰喪
俟事不植弔故以朝夕哭時而弔今案諸公卿大夫與他
國之異爵者亦是弔賓來弔時就位於此非士之朝夕哭
每日皆有公卿大夫異爵者在列也盛氏以此爲不恆有是
矣此廟門外之位與內位略同蓋先序立於此以俟入哭
至主人卽位則辟門矣門廟門也主人位於東方之北近
廟門故以爲闕門之節經惟言婦人哭而主人以下不言
哭者方氏苞云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雖初喪亦無哭
於門外之禮下乃言入門卽位而哭耳儀禮紉解云在外
位時皆不哭下云出門哭止可見矣賈疏誤詳訂疑又敖
氏以丈夫爲眾主人眾兄弟沈氏彤以主人兼眾主人在
義禮正義卷二十七人卷三

內丈夫謂親者與眾兄弟據下文但言主人及兄弟似沈
說是也注云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者案鄭注喪服以
外兄弟為姑之子此云異姓有服不同者彼是對舅之子
為內兄弟而言此統言異姓有服之親則甥壻外孫從母
之子皆在其內矣昏禮壻稱外昏姻其證也云辟開也几
廣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者辟與闢亦通喪服小記云無
事不闢廟門彼注云鬼神婦人拊心不哭止謹
尚幽闇也廟殯宮是也疏正義
雅云辟拊心也檀弓云辟踊哀之至也又云歎斯辟斯踊鄭
注辟拊心踊躍是拊心較踊為稍輕亦哀痛之意吳氏廷
華云方哭而止有餘痛也注云方有事止謹
云廣門有事則開此方辟門故云有事謂入哭之事沈氏
形云暫止哭以俟主人之入門是也蓋主人及賓此時將
入門卽位故拊心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先
不哭以止謹露耳
面拜乃南面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每面三拜檀弓記君
拜東面拜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每面三拜檀弓記君
位見賓先拜之而後入也意不主為賓急於入哭故不論
尊卑每面皆三拜示徧而已不特拜也旁三以賓位唯有

東方面面西方東面南方北面無北方南面也喪大記曰
於土旁三拜係專拜士與此別也檀弓注云備猶盡也謂
盡入也李引之者以主人入門兄弟賓客亦皆從入經未
言故引以為證也敖氏云婦人但言踊以踊見哭也哭有
不踊踊無不哭者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者
敖氏謂先南面拜乃東面拜西面拜與注異褚氏寅亮云
敖以尊卑為次理似較長今案下內位之拜分別主人堂
尊卑此門外之拜略之但旅拜而已當從鄭說

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

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

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賓皆即位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

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總麻亦即位乃哭上言賓此

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於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

卿大夫亦前於列尊之疏即阼階下位也不言丈夫不言

外兄弟於兄弟中該之矣敖氏云此位與外位同故上言

在主人之南明外兄弟以上皆少退於主人亦互見之也
門東又有私臣之位門面又有公有司之位故諸公與他
國異爵者皆少進以別之特牲記曰公有司門北面東
上私臣門東北面面上此位亦當如之也敵則先拜他國
之賓惟謂異爵者若士則否以其同國異國者皆同拜面
方之位又旅拜之亦不立異也他國之異爵者謂來聘若
從君來朝者也凡諸公卿大夫也李氏如圭云敵謂其
爵等也先拜他國之賓耳如本國有諸公而他國賓中止有卿則
先拜本國之孤而後拜他國之賓意重在別尊卑也張氏
惠田讀儀禮記云此不見西方之賓據經云卿大夫在主人
人之南則士在西方可知章氏平儀禮溫故謂內位無面
方東面者以殯在面階上也今案不言士者省文張說是
此拜賓者哭畢主人又拜之也注云賓皆卽此位乃哭
盡哀止者經但言主人哭未言賓哭故注明之又言卽此
位乃哭則門外不哭明矣云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
者鄭以前門外拜賓先面次南面次東面爲右還而拜
故謂此亦右還拜之如外位但內位之拜旣分別尊卑則
不得右還而拜注說恐非云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
哭小功總麻亦卽位乃哭者大功以上有同門之誼哀尤

切也亦者亦賓卽位乃哭也云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
亦賓爾者上言賓繼之北上此言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
卿大夫卽賓也云少進前於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卿大
夫亦前於列尊之者門東本爲私臣之位如有他國卿大
私臣之前門西爲公有司之位如有他國卿大夫則在公
有司之前是爲前於列前於列是尊之也此主人是士卿
大夫爵尊於士故謂卿大夫爲異爵也云拜諸其位就其
位特拜者謂就其位一一拜之不旅拜也○此以上言朝
哭之位夕
亦如之
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徹者
斂之疏正義曰徹者盥于門外則門外設盥可知自後無
宿奠疏門內西方之盥以無舉尸之事檀弓曰朝奠日出
夕奠逮日徹在朝奠之先故須用燭也吳氏疑義云大斂
奠燭俟於東堂下饌東此下言由主人之北通饌則饌亦
在東堂下燭亦如之先入謂入室也踊節義俱詳前注
云徹者徹大斂之宿奠者爲將朝奠也云宿奠謂昨日之
奠也吳氏廷華云襲斂三奠次日徹之若朝徹祝取醴北面
夕奠則據司尊彝疏云朝奠夕徹夕奠朝徹祝取醴北面

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

從降自西階婦人踊

序次

[疏]

正義曰先取者執而立俟畢徹乃出室而降也祝取禮北

面取酒立于其東是亦面上統於席也序從者禮記祭義卿大夫序從彼注云以次第從故此注云序次也謂祝執醴先出次酒次豆籩次俎也前大斂奠時祝執巾入設于此不言徹巾省文也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

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鎔立于豆北南面

籩俎既鎔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鎔復位醴鎔于西遂先

由主人之北適饌

遂先者明祝不復位也

[疏]

正義曰此與徹小斂奠改

設于序而南當西榮同而文加詳耳義互見前醴酒後設故執醴執酒者北面西上少立以俟執豆者鎔訖立于豆

北南面執籩者執俎者鎔訖立于執豆之西東上與前執事豆北南面東上同褚氏寅亮云豆西面鎔如在室向奧

設之儀也舉豆而餘可知儀禮紉解云凡言立於鎔後者既設之而立以俟祝鎔醴畢祝先適新饌而諸人乃從之

也盥自西階下而徑東故出於主人位北

祝不復位也者上言酒鎔復位復北面西上之位此醴鎔

於酒而不言復位而言遂先是先適饌不復位也新饌
朝奠之饌云將復奠者言適新饌為將復奠於室也
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
酒次醴也不巾無菹無栗也疏正義曰乃奠謂設朝奠也
菹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疏此朝夕奠與大斂奠殊大
斂奠及朔月薦新殷奠之類則有鼎俎此無鼎俎惟醴酒
脯醢而巳升亦升自阼階也注云入於室也者此朝
夕奠亦奠於室也云如初設者豆先次簋次酒次醴也者
謂其設之次第如初耳吳氏廷華云如初設亦在奧也云
不巾無菹無栗也菹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者謂大斂
奠有兩豆兩籩脯醢菹栗俱有此但言脯醢則一豆一籩
無菹無栗也凡禮盛而有兩豆兩籩者則有俎俎有特肉
故必巾之檀弓曰薨不剃奠也與祭肉也與鄭注剃猶保
也有牲肉則巾之為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是
其義也賈疏云若然朝廟之奠亦無菹栗有巾者為在堂
而久設塵埃故也敖氏云室中唯殷奠則巾其餘否今案
始从脯醢之奠無巾是在室中小斂奠雖有俎但止脯醢
無菹栗而並脯醢皆巾者亦是為在堂久設恐塵埃
加故巾之是脯醢之奠不巾鄭注蓋指室中言也
鎔者

出立于戶西面上滅燭出祝闔門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

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

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今

文無

疏正義曰鎔者以次先出立于戶西面上俟祝出隨

拜滅燭出降自西階由主人之北東則執燭者不與鎔者同

降也主人拜送不言於門外省文餘與大斂奠略同儀禮

釋官云此亦夏祝也注云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者以

其朝夕哭奠惟主于哭至奠則禮畢無他禮節也云今文

無拜者案大小斂奠畢賓出俱云主人拜送又下云主

人卒拜送賓正蒙此拜送之文宜有拜字故鄭從古文

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

報主人乃就次

疏正義曰故氏云報主人出而婦人踊乃朝夕哭之踊節多於殯日者也今案言

報主人出為婦人踊節猶上言賓出婦人踊也下言出門

謂賓與主人及眾主人眾兄弟等皆出也皆出則哭止皆

復位闔門謂眾主人復門外東方面之位遂闔門也上

言賓出主人拜送此復言拜送賓者自公卿至士賓多出

有先後但眾主人於主人送賓出廟門時即復外位故主人送賓事卒遂揖之使各就次也敖氏云此主言朝哭之禮其夕哭之與此異者惟徹醴酒脯醢不設于序西南耳今案敖說非詳後○張氏爾岐云自第四日至葬前竝用此禮

右朝夕哭奠

朔月奠用特豚魚膾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朔月

月也自大夫以上月半
又奠如初者謂大斂時疏正義曰自此至如于室言朔月

用特豚魚膾陳三鼎如大斂盛於朝夕也東方之饌亦如

之亦如大斂也玉藻曰朔月少牢五俎四簋生時朔月食

盛於常日食則朔月殷奠亦以象生時也注云朔月月

朔日也者凡經言朔月皆謂月之第一日也云自大夫以

上月半又奠者賈疏云下經云月半不殷奠士言不大夫
以上則有之若特牲云士不諏日大夫以上則諏日之類
云如初者謂大斂時者以上朝夕奠
無筵有黍稷用瓦敦
無鼎俎故知如初謂如大斂時也

有蓋當筵位

黍稷併於甌北也於是始有黍稷舂者之於

祭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皆是陳朔月奠之事上節是言

筵而此無筵大斂奠此節是言其異於大斂者大斂奠有

也同而有異所以示別也瓦敦以瓦爲之蓋敦之蓋也儀

禮諸篇或言蓋或言會其實一物下敦敦會注云會蓋也

士虞禮命佐會啟會注云會合也謂敦蓋之名會義有取於

會合也爾雅釋詁文鄭言此者見敦蓋之名會義有取於

合也敦又有足下文敦啟會面足是也餘詳少牢禮注

云黍稷併於甌北也者釋經當筵位也下記設楹于東堂

下饌大斂奠于其上云豆在甌北二以並筵亦如之亦二

以並莊甌北此黍稷蓋用兩敦當筵位故云並於甌北也

云於是始有黍稷者前此奠俱未有黍稷故云於是始有

也云舂者之於朔月半月猶平常之朝夕者以生時朝夕

食主於穀食今舂者惟朔月半月有黍稷是猶平常之朝

夕也云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者四時祭有黍稷也○張

氏兩岐云朝夕之奠有醴酒豆簋而無黍稷至朔月殷奠

乃有黍稷如平時常食者以下室又自有燕養之饌故雖

不設黍稷而不爲薄也既奠賓宮又饋下室者莫必神之

所枉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徹宿也
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朝夕哭拜賓有

三將入廟門有拜一也既入哭拜異爵者二也拜送三也此皆如之今案徹謂徹夕奠也朔月奠亦質明行事故

先徹昨日之宿奠事與徹大斂奠同經但言卒徹省文其餘不言者可知也敖氏云朝夕奠無俎非盛饌徹則去之

不復改設于序西南惟言卒徹為下事節也吳氏疑義云奠以依神後奠未設故暫設于此何論盛否盛氏世佐云

朝夕奠雖非盛饌亦改設于庭求神之道宜然也下云皆如初奠之儀足以蔽之矣敖說非今案徹奠之所以必改

設者鄭云孝子不忍使其親無所依乎吳氏盛氏辨之甚是設舊奠又去之不使其親無所依乎吳氏盛氏辨之甚是

但吳氏以小斂辟奠不出室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例之謂仍改設于室亦非

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

杞釋匕于鼎俎行杞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

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疏**正義曰舉鼎入入門也大斂奠也杞杞載於俎也釋匕于鼎杞畢加匕於鼎也盛

氏世佐云自卒徹至升俎之儀略前所詳自卒杞至徹鼎

之節詳前所略文互相備也匕者右人也逆出匕膾者先出也注云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鼎可以出者以牝牲載于俎必牝畢而後執之故云俎後執牝畢則鼎無事故執俎者行鼎可以出以俎行為鼎匕出門之節也云其序升入之次者謂升堂入室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膾特黍之次先醴酒以下序從也

稷當筵位敦啟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當筵位俎南黍黍東稷會蓋也

今文疏正義曰豆錯亦醴北菹南俎錯膾特亦豚俎在兩無敦豆之東魚俎在豚俎之東錯俎特設于豚魚兩俎

之北也此當筵位與上當筵位異上云當筵位謂陳于東堂下之位也此當筵位謂設于室之位也卻諸其南謂會

仰而置之于敦之南也醴酒位在初敖氏謂醴在黍南酒在稷南者前大斂奠醴酒在籩南鄭注云醴當栗南酒當

脯南此黍稷當筵位故故以爲在黍稷南也是醴酒位如初也大斂奠先設筵而後設俎此黍稷當筵位而設在俎

後者褚氏寅亮云以其爲會之主故後設吳氏紱云黍稷爲倉主故俎設後乃設之不以牲主穀也醴酒後者要其

成也○注菹南黍菹字各本皆誤作俎盛氏集編據敖本改正今從之云當筵位者盛氏云當大斂奠之籩位也

上經云范南栗東脯是其位矣此以黍稷當栗脯之位故云祖南黍黍東稷也云會蓋也今文無敦者案會即敦之蓋也下徹訓奠云敦啟會有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之其為敦字則此亦宜有故鄭從古文

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之也疏正義曰有牲肉故巾據經云與執豆者巾則豆俎皆巾也云其為之也者郝氏敬云祝立南執豆者立北其舉巾器其奠是也上大小斂不云與執豆主人要節而踊皆者巾文略也儀禮釋官云此亦夏祝也

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如朔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疏正義曰要

節而踊亦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奠者由重南而東丈夫踊皆如朝夕哭奠之儀也不云丈夫婦人以主人統之也月半不殷奠則仍如朝夕奠而已注云殷盛也者易殷薦之上帝馬鄭注皆云殷盛也朝夕奠無牲俎朔月奠有牲俎盛于朝夕故名殷奠釋名釋禮制亦云朔望祭曰殷奠但以殷為眾與鄭異耳云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謂大夫以上月半亦如朔月有薦新如朔奠盛奠士月半不盛奠是下於大夫以下也

有薦新如朔奠薦五穀若時疏正義曰有新物則薦之其儀節皆如朔奠

果物新出者疏亦有牲俎也檀弓曰有薦新如朔奠蓋本

於此彼注云重新物爲之殷奠是也敖氏云新謂穀之新熟者也春秋傳曰不食新矣少儀曰未嘗不食新皆指五穀而言也今案鄭兼言果物者據月令羞以含桃之類也

設者敦啟會面足序出如入之啟會徹時不復蓋也面足則

敦之形如疏正義曰徹朔奠爲將夕奠也上徹朝奠但云今酒敦

黍稷也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文與徹小斂奠同云取先設者則取敦亦後于俎矣序出如入謂其奠出室時亦

如入之序醴先而酒菹醢黍稷俎以次從之也注云啟會徹時不復蓋也者案設時云敦啟會至徹時不復蓋故

仍云啟會也云面足執之令足閒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者敖氏云執敦而足是以首自鄉也其執而

設之之時亦然少牢饋食禮曰敦皆南首蓋北面設之故也敦有首足如物之縮者然皆在上耳盛氏世佐云案聶

氏三禮圖敦蓋爲龜形用少牢禮注疏說也今**其設于外**敦蓋既啟猶云面足則其說恐未必然俟考

如于室外序疏正義曰注云外序西南謂改設于序西南

設于室上文改設皆然特於此見之耳

右朔月賀及薦新

筮宅家人營之

宅葬居也家人有司掌墓地兆疏正義曰

北面哭不踊言筮宅兆之事也此云筮宅者目下事也周

禮小宗伯曰卜葬兆襍記曰大夫卜宅與葬日又曰如筮

則史練冠長衣以筮鄭注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

孔疏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

用筮荀子曰月朝卜日夕卜宅楊注卜宅大夫之禮也

士則筮宅今案士葬日亦用卜與大夫同見後喪服小記

曰附葬者不筮宅謂前人已筮之也注云宅葬居也者

案下注云宅居也宅居爾雅釋言文彼云幽宅則葬義自

明此但云宅故以葬釋之以別於生人之居也云家人有

司掌墓地兆域者先大夫儀禮釋官云賈疏謂士亦有家人

人非是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葬其兆域先王之葬居中

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以爵

等為邱封之度又云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然

則古者諸臣之墓地皆公家掌之此與下記言家人物土

蓋為之經其兆域周禮又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令

國民族葬庶民之葬尚有公臣掌之則此冢人為公臣必

矣周禮天子禮諸侯亦當然周禮冢人下大夫諸侯當上

士為之云營猶度也者周禮冢人請度甫窆彼注云請量

度所始窆之處地故謂營為度廣雅亦云營度也引靈臺

詩者證營為量度之事毛傳經度之也孔疏謂經理而量

度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為葬將北

是也掘四隅與中央略以識之而已以神之從違未可定也

壤柔土也九章曰穿地四為壤五教氏云壤所掘起之土

也掘四隅與中央略以識之而已以神之從違未可定也

盛氏世佐云外其壤謂置諸四隅之外南其壤則置諸中

央之南而已注云為葬將北首故也者賈疏云解掘中

南其壤為葬時北首故壤在足處案檀

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

北南北面免經北域也所營之處免

也云主人皆往則眾主人亦往也兆南即所掘壤之南此

筮禮與士冠特牲二篇略同惟彼筮于廟門此筮于兆南

為異耳禮經釋例云不于廟門而于兆南者反吉也亦質

文相變之義培暈謹案下云指中封而筮似筮葬宅安於

其地筮之故不於廟門也李氏如圭云免經去經也秦氏

蕙田云去經不用與袒免之免不同敖氏云經服之取重

者於此免之以對越神明宜與人異服問曰凡見人無免

經雖朝於君無免經今案下十日云免經左擁之此不言

左擁之省文當亦與彼同注云兆域也所營之處者兆

域爾雅釋言文小宗伯注云兆墓塋域所營之處即上冢

人所營度之處也云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者以衰經皆

是凶服此云免經則衰服如故但有衰無經是不純凶也

命筮者枉主人之右命尊者宜由右出也少儀**疏**正義曰

佐云命筮者率也在主人之右亦北面今案士冠特牲二

篇皆云率贊命故盛氏以此命筮者為率也餘詳士冠禮

筮者東面抽上韝兼執之南面受命筮執之今文無兼

疏正義曰此筮者筮人也禮記曰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

是家臣故凶服也初東面有司位也繼南面受命鄉主人

也注云今文無兼者胡氏承珙云士冠禮云筮人執筮

抽上韝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賈疏云少牢史左執筮右

抽上韝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此云筮彼云筮一

義禮王季子卷二十八卷三

也案士喪禮但云筮者東面抽上簀兼執之并不言執策與筮故注云簀藏策之器也兼與筮執之鄭以士冠少牢決此當有兼字故從古文餘詳士冠禮

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

幽宅兆基無有後歎

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宅居

筮葬居今謀此以為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文無兆疏正義曰命曰命筮者命之也李氏如圭云哀基作期疏子喪稱也

人名某甫外者之字也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

甫矣者說文且薦也段氏注云薦席可為藉謂之薦故凡

言藉曰薦且故晉組所以承藉進物者引申之凡有藉之

詞皆曰且凡經注言且字者十有一鄉飲酒禮注同姓則

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司

者則呼某甫也少牢饋食禮注伯某之某且字也士喪禮

父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士虞禮適爾皇

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

注云某甫且字也檀弓烏呼哀哉尼甫注云因且字以為

之諡祿記陽童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坊記魯春秋猶去

夫人之姓曰吳其舛曰孟子卒注云孟子之子蓋其且字又公羊傳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注云札者冠且字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注云宰渠伯糾天子下大夫繫官氏且字定四年劉卷卒注云劉卷氏采不名且字古言表德之字謂之且字往往可證者如是蓋古者二十而冠祇云某甫五十而後以伯仲某甫者所以藉伯仲也故鄭注禮之某甫如是何注春秋之札卷糾皆爲且字與鄭無不合作正義者多不能療致轉寫多譌而其不譌者固可考而知也經注之且字非許書則不療矣今案賈疏云孔甫之等是實字以某甫擬之是且字也惠氏棟謂爲臆說不明誠然如段說且字方有意義耳餘詳少牢禮云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基始也者宅居詳上餘俱爾雅釋詁文蔡氏德晉云言謀此以爲幽冥之宅今當爲兆域之始得毋其後或有艱難乎推行注義較顯引孝經者證宅兆爲葬地兆域也彼云卜者據大夫以上言之云古文無兆基作期者教氏引或說云當從古文無兆字而期亦宜作其屬下句張氏爾岐云古文期無有後艱義意自備今案此當爲兆域之始而筮之以問吉凶兆基二字不可省且係命筮當作疑辭教氏謂期宜作其固屬杜撰張氏依古文作期亦語太直遂不似問筮之辭故鄭定從今

也文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述

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略凡筮因會命筮

術為述命中封中央壤也卦者識爻卦畫地者古文述皆作

疏正義曰上筮人南而受命今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

云筮者許諾即席而面坐此不言坐者禮經釋例云凡筮

士坐筮卿大夫立筮士嚔禮筮宅不云坐立當亦坐筮也

然經無布席之文或攝盛如卿大夫立筮歟今案卦者在

左亦北面餘詳士冠禮注云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

曰述者說文毛傳皆云述循也鄭既解述字之義又解述

命為受命而申言之也受命之後必申言之者為有遺誤

重其事也云不述者士禮略者據少牢大夫禮述命言之

也賈疏云知士不述命非為嚔禮略者特性吉禮亦云不

述命故知士吉凶皆不述命也云凡筮因會命筮為述命

者章氏平云案注會疑事之誤為疑遂之誤注於上已云

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當以命筮即為述命賈疏引少

牢彼上文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為因事命

筮下文云遂述命亦可證字之誤章說據本疏似可從然

周禮大卜疏引此注亦與今本同考鄭此注云不述者士

禮略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下上日不述命注云不述命亦士禮略凡上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詳此二注一言凡筮一言凡上明係分別上筮述命之異會合也謂筮則合命筮之辭爲述命如少牢饋食禮筮日史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案假爾大筮有常命筮之辭孝孫某以下述主人所命之辭是合命筮之辭爲述命也云凡上述命命龜異者謂上則受命之後別爲述命之事不與命龜爲一故云龜重威儀多也以下注互考之鄭義自明會與爲非誤字矣云中封中央壤也者卽謂中央所掘之處也云古文述皆作術者述正字術是假借字故鄭從今文○賈疏云士禮命筮辭有一命龜辭有二大夫以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士命筮辭有一者卽上經是直有命筮無述命又無卽席面面命筮辭是命筮辭唯有一也下文上日有族長涖上爲事命龜直云哀子某以下又有卽席面面坐命龜是士命龜辭有二少牢大夫筮禮彼上文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是爲因事命筮下文云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冠於述命之上共爲一辭通前爲事命筮有二若上則有爲事命龜通述命又有當席面面命爲三又周禮大卜疏亦云然曲禮孔疏云凡上筮大夫

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爲事命龜涖卜之官以主
人卜事命卜史一也卜史既得所卜之命更序述涖卜所
陳之辭命曰述命二也卜人卽席面面命龜云假爾泰龜
有常三也命筮二者一爲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爲之事命
筮史一也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爲述命二也士則命
龜有二命筮有一餘與賈疏略同吳氏廷華疑義云卜筮
之辭有二一爲主人命龜筮之辭一爲卜筮者命龜筮之
辭主人命筮之辭如特牲筮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諷此
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及少牢筮曰孝孫某筮來日丁
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并此經筮
宅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
是也主人命龜之辭如下卜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
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是也卜筮者命龜筮之辭則曲禮
所謂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是也凡卜筮者主人
雖有尊卑經文雖有詳略其合二辭並舉則一而已士冠
二辭俱闕賈謂其當有主人命筮之辭不知其尙有筮人
命筮之辭也乃以意斷之曰士命筮之辭一不亦惑乎至
所謂大夫以上龜辭有三者則命龜者一述命者一而面
命龜者一其所謂命龜者卽主人命龜之辭所謂面面命
龜者卽卜者命龜之辭述命之辭無考惟所引少牢筮曰

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云而已筮者之述
命如此則卜者之述命可知矣然據假爾大筮語本卽筮
人命筮之辭孝孫某以下亦卽主人命筮之辭是賈所謂
三辭實二辭而已今案曲禮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龜有
常鄭注但云命龜筮辭不言尊卑有異則士亦通用之其
與大夫以上異者唯述命不述命而已賈孔謂士筮無筮
人命筮辭吳氏辨之極是至大夫以上述命又有卜筮之
異筮則以命筮之辭冠於述命之上其爲一辭如少牢是
卜則述命與命龜爲二鄭注已分別言之吳氏以卜之述
命與筮之述命同尙未的所以然者古人大事卜小事筮
龜重於筮故威儀多鄭
氏之說當有所受之也

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

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

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旅眾也反與其

疏正義曰

屬其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從猶吉也

卦者書卦於木既卒筮而筮者乃執以示命筮者必示命
筮者以其出命故爾既占而先告命筮者乃告主人亦此
意也若古時則受命示卦皆於主人占之曰從所告之辭
云爾從謂從其所筮之地也書曰龜從筮從盛氏世佐云

卒筮不言書卦文略也注云卒筮卦者寫卦以示主人
受而執之者謂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以示命筮
者也但寫卦是卦者事執卦當是筮者說見士冠禮又經
但云示命筮者不云示主人姜氏兆錫云案卜葬日但云
宗人示泄上泄上受示則筮亦止示命筮者注恐未然盛
氏世佐云經云命筮者受視反之則主人不視明矣此亦
凶禮之異者也今案經又執卦不云示主人告吉兼告主
人與下上日作龜不云示主人告吉兼告主人同姜氏盛
氏之說是也云旅眾也反與其屬其占之謂掌連山歸藏三
周易者案周禮大卜掌三易之瀝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鄭注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
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必戲歸藏黃帝鄭志趙商
問大卜職注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
兆有周之兆又云連山必戲歸藏黃帝何由知之荅曰此
數者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為夏
殷周又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賈疏云夏家易以純
艮為首象山之出雲運連不絕故名連山殷之易以純坤
為首坤為地萬物歸藏於地故名歸藏周以乾為首乾為
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周易蓋本於此餘詳士冠禮云
從猶吉也者卜筮以筮龜從為吉又特牲禮告主人之辭

云占曰吉此云從與吉一耳故云從猶吉也少牢注云從者求吉得吉之言者謂己欲求吉而筮從而吉此就從字義釋之也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更擇地疏正義氏世佐云經復著經也筮畢即著經明晷之免之者為禮神故也哭者哀其親之將歸此土也方氏苞云自筮宅及非椁獻材獻素獻成皆哭而不踊其哭也感時撫事而哀不能禁其不踊也上幽挺治明器以安親之魄體而哀不敢過皆稱情以立文也注云更擇地而筮之者按經筮擇如初儀作擇故鄭以選擇地解之也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是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易位而哭疏正義曰宅與擇義亦通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明非常吳氏紱云哭殯悲親之將遠也下上日之哭同朝夕哭當在阼階下面今筮宅歸殯前北面哭則在西階下矣是易位而哭異於常也

右筮宅兆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

既已也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反位拜

位也既哭之則往施之竈中矣主人還椁亦以既朝哭矣

疏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視椁視明器之事○檀弓曰

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

五寸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

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杭

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孔疏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七寸

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

士六寸庶人五寸又云椁繞四旁抗木於其上今案椁在棺

之外四旁既納棺於椁中乃施抗木於其上而面者殯

門外東方之位而面則以南以左左還椁謂循井椁之南

而面而北而東周繞而詳視之乃反於拜位也哭者見其

成椁之形而哭也不踊義詳前婦人哭于堂因主人之哭

而哭也注云既已也者詳下篇首言井椁已畢主人乃

而面拜工謝其勞也云匠人爲椁者解經工爲匠人也匠

人木工云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者案下明器有

獻材獻素獻成三事此不言者明器無定材椁用松柏之

等有定材故不須獻又椁無飾刊治之即成故云刊治其

材知井構於殯門外者以獻材在殯門外故知此亦在殯

門外也褚氏寅亮云井構者以梓材兩縱兩橫間疊而層累之如井字然今案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鄭注木工宜乾腦且豫成材梓材也下獻材于殯門外注云材明器之材者檀弓明言明器故知材謂梓材此經明言梓故知下獻材謂明器之材但檀弓既殯十日而布材是豫取其木而乾之此云井梓則是已成二者先後不同蓋梓周于棺其形方又空其中以俟下棺有似于井故云井梓井之則梓已成將來施之窆中象亦如是此特先井構於殯門外以視其完否耳葬時必先施梓乃下棺故鄭又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窆中矣是也云反位拜位也者即面面拜工之位也又云主人還梓亦以既朝哭矣者言既朝哭乃還梓此與下獻材不必同日要皆在朝哭之後視之因經未言既朝哭

獻材于殯門外面北上綯主人徧視之

如哭梓獻素獻成亦如之

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左

疏

正義曰殯門外謂適寢門外也西面北上綯者謂自北至南屈而陳之也吳氏廷華云材雖未治而其用已定故有上及綯也今案明器甚多其材非一故須屈陳之檀弓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筭筮備而

傳前正言卷二十一
不和有鐘磬而無簣虞是明器甚多材非一也徧視之一
一視其良楮也如哭梓者如其反位哭不踊也周禮小宗
伯王崩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獻素獻成亦如之者如
其徧視而哭也注云材明器之材詳上云視之亦拜工
左還者謂亦先拜工乃左還而視也云形法定為素飾治
畢為成者賈疏云素是未加飾之名又經言獻材是未斲
治明素是形法定斲治訖可知又
言成是成就之名明知飾治畢也

右視梓視器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

楚焯置于焦在龜東

楚荊也荊焯所以鑽灼龜者焦炬也所以燃火者也周禮莖氏掌共焦契

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蒸爇遂疏正義曰自此至卜擇如

灼其煖契以授卜師遂以役之疏初儀言卜日之事○卜

日謂卜葬日也士冠及特牲祭皆筮日此獨用卜重葬事
亦以變於吉也曲禮曰凡卜筮日句之外曰遠某日句之
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孔疏喪事謂葬與
二祥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杜云懷思也辟不

思親也此尊卑俱然雖士亦應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
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既朝哭謂既朝哭之後乃卜如
筮宅也外位殯門外之位也而塾門外之西塾也先大父
儀禮釋官云卜人公臣大夫士有筮無卜禮器家不寶龜
孔穎達曰大夫卑不得寶龜臧文仲居蔡為僭則士可知
矣大夫士無龜而逸禮云大夫龜八寸士六寸蓋傳聞之
誤也大夫士筮則有筮史襍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
史家臣故凶服是也卜必請於君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
文伯老請守龜卜室之族鄭駟乞請龜以卜是也以此考
之知大夫士有筮人無卜人此亦公臣來給事者也今案
周禮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
士十有六人皆同官此諸侯卜人當周禮大卜春秋時又
謂卜人為守龜韋昭注國語云守龜卜人是也奠龜南首
者塾南嚮故龜亦南首也有席者席即卜席先以藉龜周
禮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楚焯置于燋謂
楚焯與燋置于一處皆在龜之東也注云楚焯也者說
文楚叢木一名荊也荊楚木也二字互訓廣雅釋木亦云
楚荊也是楚為木名云荊焯所以鑽灼龜者說文焯明也
段氏注云焯蓋亦取明火之意云燋炬也所以燃火者也
者說文燋所以然持火也炬說文作苙云束葦燒也燃說

文作然鄭引周禮者證楚煇與燂之用也莖氏曰掌其燂
契以待卜事鄭注引此經云楚煇即契所用灼龜也燂謂
炬其存火與此注略同又曰凡卜以明火蒸燂杜子春云
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說文蒸燒也又曰燔灼其燂契以
授卜師遂以役之惠氏棟校本云周禮燔作遂灼作燂遂
役之無以字當依彼為解又云煇燂一也楚煇即燂契也
案鄭注周禮云燂讀如戈鐔之鐔謂以契柱燂火而吹之
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說文燂然火
也周禮曰遂燂其燂段氏注云以火燒物曰然燂者謂吹
而然之也今案說文引周禮作遂燂其燂餘古吹字即燂
之省據此諸文則以陽燧取火于日為明火東韋為炬燒
而存之為燂然楚木灼龜而作其兆為楚煇楚煇與契為
一物凡卜時先以明火蒸燂乃吹
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
燂之火以燃楚煇是其次第也

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燂

席者在塾西

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涖臨也吉服服

塾而者南

疏

正義曰族長涖卜謂臨視卜事也與宗人皆
而東上
吉服放氏云此占者亦吉服不言者文省也

吉服者以對神故也今案襍記大夫士宅與葬日占者皮弁又筮占者朝服則此亦吉服可知郝氏敬云占者三人在其南在族長宗人之南皆門面東面一以南爲上一以北爲上相繼不相統也卜人與執爇者布席者皆在塾內而待事也今案上云楚煇置于爇則執爇者兼執楚煇可知儀禮釋官云案襍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注上葬及日也孔疏引皇氏云大小二宗竝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案下言宗人命龜與彼同而吉服蓋亦公臣若士冠特牲諸篇之宗人則當爲私臣矣又云占者亦公臣如周禮占人之職古者卜筮皆曰占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占人亦占筮是也然周禮有大卜卜師上人主卜事有筮人主筮事而又有占人掌占則占者與卜人筮人別可知矣此經占者三人在其南又云卜人在塾而卜人不占者三人之中是卜人外別有占者如周禮占人之職也注云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者儀禮釋官云案左傳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皆主宗族之事士之族長亦其類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大事宗伯泄上今謹案此申注有司義也敖氏云族長族人之尊者蓋望文生義耳云吉服服玄端也者據特牲

吉禮筮日服玄端而言也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

者也者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瓦二曰瓦兆三曰

原兆鄭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

之璽璽是用名之勇上古以來作其灋可用者有三原原

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

周之兆今案據鄭志玉兆為夏瓦兆為殷詳前鄭言此者

蓋謂占者三人各掌一兆書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

言是占必三人也云在塾而者南面東上者上云卜人先

奠龜于而塾上是此塾為而塾也在塾而者謂闔東扉主

在而塾內之而故鄭以為南面東上統於門也闔東扉主

歸立于其內扉門也疏位于門內示別也此言闔東扉則而

扉不闔可知也席于闔而闔外為卜者也古文疏此為上

扉詳士昏禮布席也于闔而闔外與士冠特牲同不宗人告事具主人

言門中省文席亦面面餘詳士冠禮北面免經左擁之涖上即位于門東面面涖上族長也更

命疏正義曰告告於主人也主人位本在門外東方而面

上疏以族長將涖上故轉而北面避之免經詳前左擁之

擁經也注云洎上族長也者儀禮釋官云案族長洎上

舉真稱有司徹上賓三獻經即謂為三獻也云更面當代

主人命上者族長本立于門面東面今即位于門東面

是主人位故知當代主人命上也下宗人還少退受命注

云受洎上命即命上之事也賈疏云周禮天子法與土

異假使大事則大宗伯洎上小事洎上注云代宗伯是也

降也今案大上云凡小事洎上注云代宗伯是也

抱龜燹先奠龜西首燹在北既奠燹又執**疏**正義曰龜燹

今抱之而嚮闕外也奠之燹在龜北蓋南上也敖氏云燹

先謂執燹者先於龜而行也奠燹面首象神位在面嚮之

不言燹與燹同處可知注云既奠燹又執龜以待之者

賈疏以待授與宗人褚氏寅亮云惟一人兼抱龜燹故必

執之以待授與宗人褚氏寅亮云惟一人兼抱龜燹故必

先奠龜次奠燹乃復執龜以授宗人若二人分抱則抱燹

者真燹抱龜者經示宗人可矣何必多此奠燹一節事盛

氏世佐云上云人及執燹席者在塾而則執燹者別一

人矣敖以燹先二字為句得之今案周禮大上曰凡旅陳

龜鄉注陳龜於饌處也引上經十人先奠龜于面塾上南

首證之又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鄭注正龜於上位也引

此經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而首證之是上奠龜而塾為陳

龜之事此奠龜闕外席上為貞龜之事則此奠龜一節正

不容少注云既奠燋又執龜者謂卜人既奠燋俟執燋者

既奠燋又復執龜以待授宗人經於奠燋之後不言執燋

者以下云宗人受卜人龜則卜人執燋不言自明注補經

所未及故特言之但執燋節次在執燋者奠燋之後故云

既奠燋又執燋非謂奠燋者亦卜人也據經文執燋者別

自有人何必卜人兼抱之賈疏誤會注意以抱龜燋為宗

句褚氏遂誤謂一人兼抱龜燋當以盛氏之說為是

人受卜人龜示高以竊腹甲高起所疏正義曰注云以龜

處示泄卜也者周禮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

高彼注云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泄卜

上用龜之腹骨近足者其部高又上師凡卜事眡高注

云示泄卜是也周禮作眡此作示一也眡古文視示與視

同**泄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近受命宜卻也疏

正義曰泄卜受視受龜於宗人也反之亦反於宗人也受

命謂宗人受泄卜之命下命曰則泄卜命辭也還少退謂

受命少還于授龜之處注以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

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神考登也降下也言上此日葬魂疏

正義曰命曰泄卜命之也來日將來之日某者來日甲子

李氏如圭云王制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士庶

人三月士之三月亦通从月數故春秋傳又謂大夫三月

上諭月也禮記曰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

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春秋傳上有令龜者泄卜其令

龜者乎近附近之近注云考登也降下也者古登與升

通鄭意蓋謂考降為升降也敖氏云考成也降下也謂成

其下棺之事張氏爾岐云考父也降骨肉復歸於土也沈

氏彤云鄭訓考為登以考降為魂神之上下不若言骨肉

復歸於土者之切但訓考為父又與上其父之文相犯敖

本爾雅釋詁訓考為成取佳然謂成其下棺之事亦未穩

順若云成幽宅而下棺則得之矣今案考訓成較登為有

據然謂成其下棺之事似迂曲若云成幽宅而下棺又似

牽涉上宅不若張氏以考為父謂父降於此得無近於咎

悔文義更洽沈氏以與上其父相犯為嫌願氏炎武云既

言父又言考者猶易言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也又引禮

儀禮正義卷二十八卷三

記體魄則降為證似張說義長又鄭解無有近悔云得無

近於咎悔者乎近字作活字解盛氏世佐云近悔如雨不

克葬之類筮宅為久遠之計故慮有後艱十日為目前之

事故期無近悔是以近為遠近之近作實字解與鄭異今

案十日亦關係久遠不專為許諾不述命還即席面坐

目前盛說似泥仍依注為是

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屏

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屏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屏

屏侯龜疏正義曰許諾者宗人也異於筮命龜又曰凡喪事命龜

之兆也鄭注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此宗人命龜故此禮亦多宗人主之

鄭注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此宗人命龜故此禮亦多宗人主之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故此禮亦多宗人主之

命龜之辭益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云爾授卜人龜使之

灼也亦宗人授之注云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者前筮

宅不述命為士禮略此十日亦不述命故云亦士禮略也

云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者賈疏謂對筮時述

命命筮同是已而說未明析盛氏世佐云述命述之於所

受以簡失誤審慎之至也命龜則直告龜而已大夫以上

卜既述命又命龜筮則述命遂以命筮不重為之士上不

述命而命龜筮則不述命亦不命筮此卜筮之辨也今案

少牢大夫禮筮日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命筮之辭也
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述命之辭也以命筮之辭冠於述
命之辭而連言之是即盛氏所謂述命遂命筮不重為之
也若卜則先述命後乃命龜分為二是述命命龜異故云
龜重威儀多也但盛氏謂士筮亦不命著則猶沿賈孔之
誤辨見前云負東屏俟龜之兆也者謂宗人既授卜人龜
灼之遂負東屏

卜人坐作龜興

事作猶灼也周禮大卜作龜鄭注謂

墨興

疏正義曰注云作猶灼也者周禮大卜作龜鄭注謂

起也**疏**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
前右冬灼後右彼**疏**云作謂發使爨拆然則作猶灼者謂
以火灼之而發其兆非即謂作為灼也鄭司農云作龜謂
鑿龜令可熟也後鄭蓋不從之引卜師凡上事眡高揚火
以作龜致其墨者證作龜是以火灼之彼注云揚猶熾也
致其墨者孰灼之明其兆是也云興起也**宗人受龜示涖**
者謂卜人坐作龜訖起而以龜授宗人也

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

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

不釋龜復執之

疏

正義曰反之反

人又反之卜人授占者乃退而東面以俟占旅占謂三
人共占之也周禮占人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
圻鄭注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壘也體有吉
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圻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
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
吉色善墨大圻明則逢吉玉藻曰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
體此古之占法也凡卜據此經及周禮大卜諸職約有數
節先陳龜貞龜次示高次命龜次作龜乃占也占曰某日
從與前筮宅占之曰從同宗人所告之辭也下告主婦哭
此泣卜及主人不哭者教氏云泣卜不哭者吉服也主人
不哭者未經也注云不釋龜復執之者劉氏台拱云案
宗人釋龜久矣此乃重執之而云不釋龜者對下文告主
婦釋龜言之執龜以告泣卜與主人釋龜以告主婦以此
為別賈疏未得其義今案下云授卜人龜是釋龜矣劉氏
之說甚得經意注云復執之者恐人以為原執未釋也乃
後人猶有謂旅占之時龜仍宗人執之者誤矣云古文曰
為日者胡氏承瑛云此謂占曰之曰授卜人龜告于主婦
古文作日蓋涉下某日日字而誤也授卜人龜告于主婦
主婦哭下主人也疏正義曰告亦宗人告也主告于異爵

者使人告于眾賓

眾賓僚友不來者也

疏

正義曰異商者公卿大夫也亦宗人告之方氏也云

注知眾賓謂僚友不來者益僚友來者則告異商者即皆聞之矣曰使人告於其家之辭也褚氏寅亮云獨告異商者尊之也其在列之賓其間之可不告矣有不托者則使人往告之注是也敖氏以眾賓為在外位之士恐非偶有不托之賓可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遺而不告乎

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疏

正義曰卜擇如初儀唐石經作宅張氏爾岐

云石本誤願氏炎武云當依石經作宅今案上文筮擇如初儀注云更擇地而筮之則此卜擇如初儀當為更擇日而卜之上筮擇之擇鄭既解與宅異則此卜擇不得以擇為宅矣且此係卜日非卜宅也石經誤無疑。卜人徹龜謂卜告吉乃徹而藏之也主人經入哭如筮宅如其殯前北面哭不踊也

右卜葬曰

卷二十八終

卷二十八終